



快雪堂集卷之十一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墓志銘

汪雅堂座師合葬志銘

余座師新安汪雅堂先生才識通敏足寄大用而扼于時官終戶部郎壽僅餘六十傷哉顧能極當年之樂以死所居曰遂園不盈數畝而花木蒼翳堂室邃朗佳客麗人揮觴接塵有時浩歌長嘯傍若無人嘗曰生于我乎樂死于我乎

葬也遂營生礦定終制嗚呼達哉先生之葬也
銘其墓者少傳大學士許公表之者給諫祝公
而余爲之狀所以不朽先生者備矣先生沒後
七年而元配江安人卒孫衍祺等匍匐武林以
合葬誌銘請余不敢不唯唯先生諱在前字立
伯別號雅堂汪故歛名族高祖熹曾祖榮富祖
景楨世有隱德父炎仕爲平湖丞後以先生貴
封承德郎南京刑部主事母王氏安人先生治
尚書能精其業弱冠補邑諸生又十餘年領應

天鄉薦明年戊辰成進士釋褐吾郡司理先是
平湖公爲劉尉所構守徐頗持之先生儒衣冠
伏謁求解徐不爲禮平湖公遂去官無何先生
以司理至守徐郊迎劉尉扶服請死先生故不
較然民間傳說以爲奇談士故不易皮相哉先
生爲司理廉肅稱職兩署邑篆俱有賢聲庚午
受事棘中舉士數人余幸出門下先生尤器余
在官三年四被薦剡格當有異擢已而中飛語
僅擢南比部郎去蓋守徐自敗疑先生下石而

快雪堂集 卷之二
巧中之然先生實無心亦不置辨先生竟以此
不振司理可耳何必嘉興旣耀俗眸亦虧遠到
豈有命焉不可逃耶配江氏所生亦歛名族以
先生南比部郎考滿封安人父善母曹及笄歸
先生事平湖公王安人以孝謹聞性柔愿有卓
識嘉興司理報至蹙然曰平湖于邑嘉屬也迺
翁去丞無幾而丞子以書生儼然冠冕臨佐其
郡尊卑恩怨之間寧無齟齬耶其先見如此先
生故貧士去官又早且好客有聲色之奉黽勉

有無翳安人是賴人稱其能先生三子二女安
人出金鉉金礪側室唐出金和二女安人式穀
均養有尸鳩之德焉鉉礪俱雋才相繼夭折安
人哭之哀先生曰修短命也奈何以死者病生
者對客飲自若先生之沒猶有和在而安人并
哭和至於大故惟三孫莅喪葬耳傷哉先生與
安人同生嘉靖癸巳先生生十二月廿二日卒
萬曆丙申正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四安人生
十一月初二日卒萬曆癸卯正月廿四日享年

七十有一先生仁心爲質引義慷慨爲吏廉嚴
于一介而善食酒興到一石不醉性通脫無城
府官之顯晦家之盈絀子之壽夭賢不肖皆不
足以撓其懷而累其志庶幾古之達生者安人
初以孝謹佐先生養繼以勤慎佐先生仕後以
節約佐先生樂晚稱未亡人蕭然布素虔奉大
士以終其身稱並德已三子金鉉金礪金和二
女孫男三衍祺鉉出衍祀礪出衍禎和出孫女
一亦礪出合葬以某年月日銘曰

生也吾園死也吾墓生前一杯吾樂吾素懿茲
昔婦先見足稱雙玉在瘞萬禩攸憑

馬郡丞墓志銘

萬曆癸卯夏六月嘉興府同知莘野馬公卒於
官其子諸生之騏等扶廣柳斃斃二千里歸而
以公不朽見托余與公同籍幾三十年又有部
民之誼知公宜無先余者何敢不唯唯已之騏
遣使以日月告余謹按之騏所撰狀整齊其語
爲之誌公諱化龍字雲卿別號在田河南之莘

野人齋出漢伏波將軍援初著籍涇陽高祖恭
行賈莘野樂其地居焉恭生玘玘生文經公父
也以公守常淮滿考贈中憲大夫實有隱德母
劉封太恭人公幼穎秀不羣日記數千言十八
充諸生善屬文試輒屈其曹偶二十二以春秋
魁庚午鄉試丁丑成進士起家長治令長治爲
晉劇邑附潞安郭卽古上黨地瀋藩國其中王
故賢而道者或以非法常侵民田若干畝爲園
民供田課自若又舍其衛卒不充警而役街民

公力爭之王王稱有先朝旨公笑曰焉有先朝
旨不可見者王語塞迺得論革如故於是時
推強項令必首及長治而奸民亦相戒守三尺
無敢輕犯公者邑中大治民有棄母勿養其妻
私質盤盂易米供朝殮者子歸反捶其妻母恚
自經死子窘以妻逆告坐囚卅三年公一掬立
釋之有鬻者給其稚弟取紬而以殺僕誣之實
自殺僕弟抵死年十三耳公視獄笑曰十三兒
何知卽有之同居弟殺兄僕當從家長殺雇工

人論寧至死耶况殺僕者實非弟也立破械遣之於是競稱長治令能出冤獄鄰境有冤獄上官輒以屬公多所平反前後出冤獄無算路士習記誦爲文濫惡公羣髦俊教之已而得雋者衆文體翕然一變處邑六年薦剡凡八上治行爲三晉首屬司理某者以小隙屢中公飛語竟不果徵用壬午量擢兵部職方司主事久之轉員外郎屬郎中病公視司篆時蒲坂楊公以左侍郎攝部事多公才識頗有意大用公稍轉車

駕郎中會職方司郎中以憂去已決意用公而御史大夫某者爲其鄉人地竟不果已丑正月擢知常州府常爲江以南名郡而俗特澆甚千金之子不羞爲勢家奴魚肉良善羣不逞習摑擊代人報睚眦名曰打行黠胥調刺官府短長而隱中之前守竟以此去名曰窩訪公下車卽欲得當一振刷之會有徽人某負宦家奴母錢者奴率其黨毆之而沒其貲某訴于公公捕奴箠卅追所沒貲并黨與爲巨械械之市又丹陽

宦奴竊主貲走匿常宦家其奴曹實主之丹陽
宦偵得狀遣幹奴以書謁常宦索逃者曹閉之
有優人在傍稍爲緩頰曹怒立毆殺優人而繫
幹奴園亭中丹陽宦急走白公公立遣健隸數
輩出不意從園亭中解放幹奴併捕曹及其黨
至大創之坐以殺優人抵死奸民姚才卽以窩
訪爲業而誣前守者公捕得并黨與數人俱斃
之枷下於是豪彊股栗打行窩訪之徒皆星散
亡匿他郡常以大治歲大祲公多方振卹爲粥

餓者爲局收養幼者以故饑而不害故事郡守
俸滿十月始得列薦公以七月得之御史疏尾
曰常守治狀迥異難以常格拘也居常歲餘廉
明強幹之聲震動江以南會以贈中憲公憂去
癸巳補淮安守淮瘠于常而衝劇倍之舟車之
使相望于道歲又大祲公撫摩振刷勞績大著
屬淮泗水大作憂在陵寢總河大臣與科臣謀
將開武家墩以殺水勢武家墩淮所治山陽境
也公力爭之不可謂無益于泗而淮揚將瀦焉

時總漕褚公議與公合總河謂公異已微憾之
已武家墩開水故不減總河與科臣復謀大舉
以塞責於是分黃之役起而錢糧工料悉以屬
淮守公嘆曰勞瘁誠不敢辭但水勢終不可逆
而帑金百萬與數十萬生靈棄之爲可惜耳廼
爲五難之議議復與褚公合褚卽援公議具疏
而總河之憾遂不可解公於金錢出入俱有藉
更善發摘吏胥無敢侵牟武弁數輩市薪米者
張其價以償公復獻百金曰是餘金宜爲公壽

公曰金盡則止安所得餘且若價非實也立裁
其浮之數并餘金責令易米充額其料理詳密
不可欺類如此總河雖憾公而猶重公才欲相
倚以竟河事移文吏部乞久任公而公竟以積
資擢山東按察司副使備兵天津去總河意益
不可解而樊某以南郎受總河辟爲海口分司
其人故贛榆令也私贛榆舊昵者金屬公爲免
海船稅公不可又薄其人屢謁不報其人慚恚
乃逢總河意日短公又前守淮者以謫去而屬

公善視小史公殊漫然又妬公功名出已上時亦分署河事復乘間中公公方莅天津未數月而總河之叅疏至矣其所指斥諸不法事悉子虛烏有行勘皆無事實而猶以微罪謫公公悠優家食數年益無仕宦意而蒲坂楊公方被上眷以大司徒攝銓部移文勸駕謂廟堂悉察公寃重公奈何不思自效而沒沒草野爲公於是強起就謫以已亥二月 臨洮通判實駐肅餉事肅古酒泉郡羌胡 孤懸天末公一以誠

心拊循無不受戴屬監司缺兩歲秋防俱公任之烽火寂然辛丑量移嘉興府同知時公先以受濕得脚氣疾或以時發則瑟縮不成步又心戀太恭人雅不欲入浙而太恭人故強之之官居一年所疾益深已復感脾疾竟不起嗚呼傷哉公居心粹白置人腹中才思揮霍善處煩劇律已甚廉一宰劇邑兩典大郡囊橐蕭然尤留心邊務凡虜族姓名與情形虛實地勢險夷宜守宜戰悉知其曲折與人談亶亶不休使公得

快雪堂集 卷之二
盡其用于疆場腹中甲兵足任寧虞虜哉奈何
以謫籍終耶公在嘉興時余幸以同籍兄弟常
得省公於私署公時扶掖相對子弟列侍從容
談笑精神炯炯不倦或至夜分謂公必能自振
功名今止此命也公性孝友內行淳備詳具狀
中未暇殫述述其尤大者公生以嘉靖某年月
日卒以萬曆某年月日春秋五十有五娶王氏
累封恭人丈夫子二長之騏邑庠生大有才名
娶張氏次之駿聘田氏女子二長適襄陽王建
勳次適邑庠生黃元氣二壻俱早卒之騏等卜
葬公某山之原以某月日而余爲之銘銘曰
公起中原製錦三晉入郎縉雲再典劇郡宦轍
所經功名藉甚如何一跌終不復振公才有餘
而命不競賁公以銘公後宜奮

應天府六合縣教諭致仕方濠朱公墓志

銘

公姓朱氏諱某字某別號方濠先生其先自徽
之婺源徙嘉善再徙嘉興邵武教授忍菴先生

諱某其祖沔陽學正象齋先生諱某其父皆以
儒素起家有至行爲鄉閭所稱象齋先生娶某
氏生二子公居長幼明慧所誦習一過不忘髫
年籍爲諸生有文譽十九廩于學言動依尺度
文質所底稱碩儒里中右族爲子弟擇師爭延
致公而是時家益落賴修脯以給公性至孝母
病徒步數十里訪醫診治夜必席藁牀下小聞
聲欠卽警立調漿糜進以爲常竟卒毀瘠踰禮
歲庚午應貢其秋次公舉于鄉公意澹如謁選

爲寧國訓導正身軌士謝絕修脯郡守陳重公
文學行誼每事必咨公無何次公成進士而公
亦以掌教高等擢六合學正其表率諸生一如
寧國尋挂冠歸公性清嚴取予一介不苟次公
稟公教兩令巖邑郎南吏部贊內外計典俱以
廉明著聲其在嘉定也公以密邇桑梓私嫌易
起戒束之尤至邑有太學生某偪妻死當坐陰
托寧國故人啗公厚利公毅然謝却之其以大
義成子大率類此象齋先生享上壽而沒公哭

之慟居喪哀瘁不減壯齡里人嘖嘖曰善夫朱
封君之居喪也者時公業已受郎章稱封君矣
後次公擢憲僉督江西學政治豸繡爲公壽公
受而函之吾郎封而郎服何豸繡爲公世篤清
謹家四壁立或質敝衣易兼辰之費然半面片
刺不交公門郡邑大夫重公扳公鄉飲公不得
已一赴之後絕不往曰此朝廷巨典吾不堪也
以讓賢者御下極寬有過未嘗輕呵責曰彼亦
人子里中兒戲擲石堂中以嘗公公色自若人

曰胡不聞之有司公曰士貴忍人所不能忍此
細故笑而置之又有惡言加公者公徐曰恕字
終身可行今益信賈十一者宦家孫也以餒願
身爲糞掃奴公心憐之曰賈公居鄉無大過奈
何有此遂醵金置一弓之田給之終身公生平
憂人之憂急人之急至捐私錢質器物無所吝
亦終不責其償人有過或密加切責而廣坐中
未嘗白發其事人以此益多公厚德云歲癸巳
次公官南大理丞而余爲國子司業相從甚密

會公哭季子書聞次公憂之甚恐傷公意於是
公滿七袞親賓將謀觴公而公固不可匿避僧
寺尋得疾以閏十一月十四日卒于正寢將瞑
呼孫謂曰世有富貴而無後者我何啻過之爾
實知我善視而子以亢吾宗遂無語配某氏生
子三長某次某南京大理寺寺丞次某庠生先
公卒孫男三衷孚秉孝某出衷純庠生某出孫
女四曾孫男一肇坤女一俱純出次公卜以今
年乙未之十二月某日葬公嘉善發字圩新阡

而屬余爲之銘公生平不喜玄釋不信巫醫以
知足之心處不競之地清而容物儉而利人雖
至子貴自奉如寒畯不能置宅力行古道表正
鄉閭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于社者非耶余與
次公同舉于鄉同成進士同官南京朝夕相切
斲者幾三十年素以父執事公則銘公安可辭
銘曰

胡威有言臣之清惟恐人不知臣父之清惟恐
人知是父是子矚然不淄千載而下吾里之朱

人位不足天爵有餘公之名與此石俱
翰林院檢討霍城高公洎配楊孺人墓志

銘

公姓高氏諱承祚字元錫霍城其別號華亭人
世家于東禪寺傍自悅清始著再傳爲梅軒贅
于楊編修珙生子博始以文學顯舉成化癸卯
鄉薦仕爲武崗州學正生國容膺歲薦以伯子
某貴封吏部驗封司主事季子名年卽公父是
爲南泉公後以公貴贈翰林院檢討徵仕郎好

行其德至老不衰人稱長者配周太孺人御史
適齋公孫女有賢行生三丈夫子公其季也公
初名承禪生之前一夕母夢風雨自西來老僧
持一羅漢自雲中下授之覺而生公公少小不
喜誦讀然其氣矯矯不類凡兒贈公以前夢獨
心異之舞象之歲一旦開悟微詞奧義迎目卽
解下筆滔滔數千百言同社辟易丙子補邑諸
生巳卯督學試拔之二名其秋舉于應天是時
試目爲舜亦以命禹方拆卷主試者見公名與

快雪堂集 卷之二 十四
題合嫌之欲易者再大京兆內江陰公力持之
曰柰何以一名而錮士令改今名中式四上春
官不售公氣益奮業益精與楊彥履太史相切
磋甚善壬辰試畢念垂白在堂一騎馳而南抵
家捷至贈公笑謂何不少待衣繡歸乎公跪曰
繡衣不若班衣鮮也乙未成進士詔選改庶吉
士二十餘人公爲首命始下以贈公艱歸服闋
肄業翰林如初時首揆爲蘭溪趙公次南昌張
公與今四明沈公而教習則任丘劉公臨武曾

公洎太宗伯臨胸馮公座師編修公安袁公咸
以公輔期公更相推轂名噪起都下庚子散館
授檢討辛丑二月分校禮闈稱得士五月冊封
潘王公爲正使歸壽太孺人于堂下三月以東
宮覃恩進公階文林郎贈父如公官母周太孺
人是時公已病矣強起上太孺人壽焚黃贈公
墓所退而泫然曰柰何令先君子不身邁也已
病日進更數醫不效竟卒噫所謂駕騏驎行萬
里出門而蹶步者耶公豐頤廣顙軀幹奇偉進

止有度望之如巨岳喬林見人氣溫色和言呐
呐不出口徐叩之議論俱中款于人無所雌黃
非意相干俛首微哂而已以故人人喜親愛公
事贈公周太孺人溫清甘旨惟謹作世壽堂于
家時召賓客以娛贈公居喪哀毀仇酒肉之味
三年事伯兄文學君莊甚家政悉推讓爲主宗
黨姻戚以緩急告者赴之如嚮自登科至成進
士官翰林歷二十餘年田不加畝屋不改椽臧
獲粗足使令堂無俗客門無囂聲捷戶讀書蕭

然永日花辰月夕期二三相知汎小舫峰泖間
嘯咏夷猶卒然遇之不知其爲貴人也性周慎
居平減裁卷牘啟閉箱篋熨帖衣服咸自經手
寸絲尺楮餘膏膾馥不令暴殄至台施藥餌修
治橋梁優恤故舊又傾困倒囊無所吝綺歲舉
業之暇卽喜吟哦賦小詩雋永已與蔡山人幼
公馮孝廉咸甫楊太史彥履結詩社倡和迭出
爲時所珍比入木天益肆其力近體五言秀整
七言高華絕句雄邁歌行更跳盪有致文似曾

王自運機局不相襲祖儼然名家所著有古堂
藁石室餘論藏笥中公素豪飲健飯自使歸七
筓日損壬寅四月力疾之京口上疏請告遺長
安諸君子書精采猶奕奕滿大宅歸途忽暴下
遂不支臨終神色不亂公真再來人徵于太孺
人羅漢之夢矣元配楊氏以公貴贈孺人謝宅
關人父文學某母張少孤爲養媳于高時贈公
產中落太孺人性莊難事孺人日脩容侍左右
纖微必告擇勞而作靡不當太孺人指退而紡

績以佐太史膏火鉛槧太史得專于學以迨顯
庸孺人有勲焉初艱于子輒飾媵進之旣得子
撫之勝已出嚴以愍家政井井如也閩以內雍
雍如也先太史若干年卒繼娶顧氏封孺人丈
夫子四長秉藻貳顧出次秉棻顧孺人出秉棻
貳楊出秉藻貳路出女三嗚呼如公之才品學
術詞臣少儷使久其年當至大用裨益國家匪
細而不及五十以死傷哉蔡山人幼公介其子
秉藻等謁余湖上以公墓中之石請又二年始

克終諾公行畧幼公所撰也公葬附隆興橋祖
塋穆位與楊孺人合葬以某年月日銘曰其子
燁燁高公詞館名馳禮闈分鑒藩邸析珪美業
易就前路甚夷繁華坐歇濛岷難追公生有自
何爲其出僅僅若斯雙玉共瘞鬱乎纍纍我作
銘詩惋矣其悲

陳封君洎配胡安人墓志銘

公姓陳氏諱某字安甫別號觀湖先生今比部
員外郎某之父也其先有彥良者始居常湖里

隸海鹽後析縣遂爲平湖人彥良生日彰鯁直
好義有長者風今舍雲石梁其手劖也後子孫
克嗣堂構人稱望雲陳氏日彰三傳爲友琴公
鼎讀書鼓琴有巖棲處士之行友琴生桂峰公
某則公父也公四兄弟長卽松江同知觀山公
余同年伯符之祖公居次公少有大志以伯兄
業儒勉就賈且代父任家督初公賈時族人
有引之遊冶者正色拒之人莫不憚其莊後尋棄
賈歸侍桂峰公伯兄公旣舉于鄉丁口日繁議

析烟而望雲舊業頗隘公以讓伯兄而自卜南
郊之方邸僅荆數椽身課耕妻課織淡泊勤儉
家日益起時觀山公已仕綰銅墨或微勸公公
搢搢治生寧如省而兄于官耶公掩其口曰伯
兄廉柰何以我故汗之且汗我後觀山公倅松
江與里中僅咫尺公竟不行人以此益多公守
云比部君少穎惠異常兒公令負笈城中旦暮
就視靡間居恒諭以居心厚道動師古人勿爲
世俗儒語意刻切比部君恒感動流涕卒成令

名公之教也比部旣顯公益淡如布素無改衣
不敝不易入城市不張蓋安步獨行自混儔伍
賓朋來者一蔬相對務極相洽有嗤之者公曰
崇儉惜福我先世家法忍至我而屑越之耶比
部君間遺公俸金治甘脆公遺書戒曰養志養
口體孰多願汝爲清白吏無念我也旁郡邑大
夫多比部君同年厚善公不與交一刺卽屢招
亦却不往邑以鄉賓固請十餘年間僅一再赴
蓋公潔伉自喜恥爲卑屈其天性固然非矯也

公爲人孝友謙厚不欺獨知中歲涉歷艱苦識
精守定操行如玉人與譚事肝膈立盡或不當
意不爲阿隨然中無纖芥有犯之者婉言理論
卒令媿服未嘗借焰郡邑以傷雅道時時勗子
弟無忤禮法無溷公庭行年八十神明不衰雅
操彌厲所稱通德長者非耶配胡氏同邑望族
及笄歸公性雅澹柔謹不悅紛華公旣代庖家
督而安人尤約身內助閨譽翕然姑王素嚴寡
所適意見安人輒爲解顏曰新婦類我安人出
富室資裝頗饒每出以應公家之急無少吝翁
曰吾終爾償謝無爲念卒置不問已翁姑相繼
卽世公從觀山公共襄大事力苦不給安人更
佐以奩資先人有所遺財聽均賦若爲不知也
者是年歲儉斗米數百錢人相食而能捐已有
且不私親所遺卽丈夫嗜義難之矣公之徙方
邨也工役農務旁午安人不廢織而兼綜理諸
子若女又環而啼索哺也安人立程限課僮婢
日夜拮据不休以基殷阜蓋內助之勤茹荼非

苦矣安人性警敏識大體公嘗言伯兄居官時
旣謝觀遊者而微以試安人安人曰丈夫不能
自樹而家于遊不可公爲斂衽安人又爲公置
貳得子女撫之如已出此尤人所難者安人貌
癯瘠而耐勞安淡泊惡濃豔頗與公同德約已
恤人先寒治布絮先暑治絺綌緝緝穉僮
幼女無不厚完身屏紈綺一布襦必再三洗濯
龜裂而後易日討諸婦而訓之曰人福有限惜
之乃以農豔人所競趨我獨非人情耶以遺爾
子若孫聊自抑耳汝曹識之其言明且清矣賢
哉安人先公十五年卒權厝宅西北今比部君
卜吉壤于縣治東湖習字圩將以今年丙申某
月日迎公與安人之柩合葬焉先期躬造白下
官邸乞爲之銘銘曰

山致其高雲雨興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人致
其德子孫享焉穆穆陳公潛德勿耀配以安人
勤儉能教曾厚其施而不食其報宜爾後昆彌
穀彌肖習字新阡土肥水甘公與安人一丘托

焉千秋萬祀永矢勿諼

吏科左給事中鹿吳葉公墓志銘

癸未春余以尚書分校禮闈晚得一卷清華蘊藉當爲本房冠當事者與萬和甫卷兩持之卒得二十名則吾鄉武塘葉君繼美也旣相見勉之修詞之業以期館選葉君曰丈夫當佩銅墨繇百里起樹尺寸耳安用齷齪轅下駒爲已名三甲竟不就館試補金谿令在官有強項聲循以母憂解任將釋服又有封公之變家食幾六年

年蓋君性通敏濶大不喜爲小謹接人絕無媿阿態杯酒相得便傾心腹遇事立斷不顧利害余旣從君里中益相習謂君曰吾初得子之文今得子之心矣他日終吏績其爲良諫官乎已起補蕪湖令強項自若余爲司業南都手書相聞每以通謹規君不顧司理戴者與君相失齷君坐是初失薦會其自敗而君爲操江蔡中丞所知首薦君名譽益起無何召入而蔡以少宰掌銓事君拜刑科給事中志意益發舒彈射不

避權貴有真給事稱甲午典楚試返過南都余
得相見郭外謂君時事如此君孰何爲策君曰
自分削藉耳余笑曰可矣遂別明年奉使冊封
荆藩丙申復命晉吏科左署科事益諤諤無所
諱竟以疏阻東封削藉後東事敗本兵束手一
如君言君旣歸杜門謝請託課農教子居林下
十年而終君在諫垣疏幾盈百如救行人高攀
龍及請建儲停鑛稅無匿章奏無罪言者語語
切直晚抗辨東封不可狀尤爲石畫而竟不得
蒙曲突之賞令金溪時邑有東西二鄉東腴賦
重西瘠賦輕鄉士有官銓部者家于東倡議均
賦撫按監司俱首鼠君持不可僉其家人悉長
賦更抗上官指不爲立棹楔邑有冤獄二就讞
二載矣君廉得其詳立爲平反是時久旱忽大
雨如注民歌之曰天近天近葉公平獄白日起
陣其在蕪湖也地爲南北孔道商民雜居治之
尤難于金溪而君易之如定雇役而民不苦于
夫禁徵索而民不苦于鋪行却稅銀而民不苦

于宿逋新溝壩在宣蕪二邑之介鄉豪某希鑿之以自利君申文正法而二邑不苦于水此其尤卓卓者林居尤好爲德或不平有動于心不憚扶抑徐節婦者貞而賢以寡故爲秉乘者所紬賴君而申雪故詞臣廝養某者以貲雄里中其子且入貲齒于衣冠君爲白之當道竟褫其章以敗其培獎窮困而排強圉多此類也君兩佩邑章則功德在地方入爲給諫則忠赤在朝廷典鄉舉則楚材入國用雖壯夫之志畧酬而

君子之用未盡位格于七品年屈于下壽士林惜之君沒萬曆甲辰某月日距生嘉靖巳酉某月日春秋五十有六葉之先以封邑爲氏代有聞人入國朝有諱臻者籍平湖以任俠聞好施予三傳至廷桂以功曹仕爲廉吏執法甦冤獄與太守廷抗免官廷桂生良君之大父也斲弛不羈喜樹德生平無二色重味之奉惟是拯人困厄如救頭然晚自當湖徙嘉善之胥五都力田自給爲善更加于初里中某負稅囊三木欲

快雪堂集 卷之二
賣妻若女輸官銀良倒橐代償無德色人稱長者娶沈生五子最少曰穀生君三兄秬無子君後之後以君貴兄弟俱封文林郎母孺人君字章含別號鹿吳娶夏氏丈夫子三培忠培恕俱邑庠生貳徐出培志貳金出女一夏出適沈萬鏃孫男二似玉似珍孫女一俱忠出銘曰吁嗟葉君遽止于斯譬如于將莫邪方爲世用遂匣而藏之泥後千百年視此銘詩

淮府儀賓心源呂公墓志銘

公姓呂氏諱燠字南甫別號心源其先汴人有繼祖者尉崇德阻兵不歸因占籍焉十傳至淇封武畧將軍淇生相沔陽州判官沔陽公三子長行太僕寺丞煥次泰興知縣炯季卽公沔陽公始爲鄱陽薄會淮莊王爲其女選婚得公喜甚曰是凝重異常兒遂委禽焉無何簿以例調甌寧尋擢判沔陽州致仕又數歲奉旨畢婚主封南城郡公爲儀賓中奉大夫于是公年十八矣謙和守禮斤斤如老成人自王以下無不嚴

重之淮邸距浙二千里公歲一歸起居父若母
遂以爲常主數舉子不育屢進其媵亦寡宜子
者遂從史公置貳于家于是沈碩人進而元學
生矣肅皇數起大工大司農金錢不支公以歲
辛酉辭祿四百石助工有司上其事特荷褒許
無何以哭沔陽公歸還邸泣對主曰爲人子不
得侍湯藥含歛其親罪莫大焉父已矣猶有母
在計惟有陳情歸養可贖萬分一耳于是主亦
請辭歲祿乞恩偕還上下禮部議時宗室姻屬

繁盛歲祿不繼有司稍欲通情法使公私得疏
喜甚立爲覆奏報可時隆慶五年辛未也本朝
尚主辭祿得偕還奉其私親者自公始邑里榮
之公莊事太僕泰興二兄事無鉅細俱受成焉
旣已析產爲三矣所私置產約直千金沔陽公
之喪四方賓客輻輳費不貲伯仲憂之公立出
私產所入藉以佐公用竟亦三析之至母凌之
喪公獨任費不以累二兄族有螯伯仲者雖不
涉公公曰彼坐貧耳吾兄弟一體也立捐二百

金解其紛至螫公則挺身當之竟白不以溷伯仲伯兄卒公不勝悲而事仲踰恭仲交游廣晚苦不支多所負公陰爲代償其篤倫輕財天性然也公在淮邸有燕人女幼失怙恃收養之如已出長爲具裝嫁之宗室今舉子且及封矣故夫人者主生母也莊王捐國時迎養邸中義不得隨還則資給之預築幽宅訃聞馳往襄事如禮庚寅主不祿公雪涕曰微主之賢吾安得有子與養其私親哉遂不近媵妾公生平不結客

亦不謝客肝膽相照不問升沈以故弁紳樂其坦夷而閭閻悅其欵曲舍後開園數百弓額曰蔭芳美日集知舊其中留連日夕卽不善飲正襟危坐了無倦容竟席不談人過人咸稱公長者自沔陽公沒婚喪賦役相踵重以意外又施予無算以故生產日耗而公嗜義自若學使者檄郡邑勸民出義田贍貧無應者公慨然割田四十餘畝籍于學宮陳廣文謀廣其齋居因生徒持直易公郊西空屋公曰屋而空孰與廓廣

文齋也卽撤贈却其直其他宗黨戚屬貧困而濡沫于公者不可勝數公施已卽忘未嘗責報或受德而負已乃見訾訾而復稱貸者公亦抑情應之不以亡爲解公少好奕晚年棄去每旦蚤起焚香宴坐胸不掛一塵歲事粢盛必躬必潔訓子姓讀書勤儉服食稍華卽苦戒之馭臧獲恩常掩義邑舉鄉飲推公祭酒公僅一應而已巳亥公年七十九令陳侯過其門而觴之曰公明年杖于朝矣敢預祝上壽子姓懿親及四

方之客觴且祝者繼之贈言滿四壁明年庚子元學登鄉書于京闈娛公末年又明年公始厭世積善餘慶公之謂已余幸以次雛壻太僕公女早登公堂侍公色笑自巳卯迄今垂二十餘年習公至德而又羨公完福志而銘公所不敢辭郭舜舉狀公謂公愿朴自將胸中空洞絕無機心機事孝友植之天性廉讓紀之王史德義誦之鄉評無論少長貴賤一以虛襟和色接之未嘗以齒德名位加于人真篤論哉公生正德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一
辛巳三月二十六日卒萬曆辛丑九月初十日
春秋八十有一丈夫子二長元學庚子舉人沈
出娶福建鹽運副使郭公某女卽舜舉妹次元
肇國學生唐出出後泰興公女五一適某處按
察使沈公宏子嶧邑庠生一適光祿署丞鄱陽
劉公泳子槃邑庠生一適兵部武選司主事仁
和俞公守道子肇社邑庠生俱唐出一適冠縣
知縣姚公汝欽子元桂貢生一適國學生仁和
丁君大紀子汝駒邑庠生俱沈出孫男三大良

聘秀水庠生朱君大啟女茂良聘嘉興舉人包
君世杰女孫女三一字海寧舉人裴君紹中子
應賜一字刑部主事金公枝子某一字邑庠生
吳君子某元學卜以今歲壬寅之某月日奉公
柩葬于官村之阡與南城郡主合銘曰

呂氏三良公得其淳少尚南城爲王室賓雙辭
八百歸而奉親舊無其例惟公一人孝友謙恭
以福其身壽踰八十子姓振振其中空洞葛天
之民埋玉官村時冬歲寅敬作銘詩壽之貞珉

福建布政司左叅政豐陽馮公墓志銘

公諱臯謨字禹卿別號養白姓馮氏世爲海鹽之梅園里人梅園在豐山之陽故學者又稱豐陽先生曾祖諱璿初爲武德衛經歷有軍功得封父母支半俸亦異數也祖諱金生三子長諱乾卽公父後封刑部郎公生有瑞徵儀表奇偉五歲刑部君口授大學中庸于膝上悉成誦十五通周易十八以尚書籍爲縣諸生有聲舉嘉靖己酉鄉薦明年庚戌成進士官刑部郎三年

銓司賢公疏公姓名改河南道御史報罷又改尚寶丞復報罷蓋同鄉某昵于分宜相銜公不一顧陰阻之丙辰恤刑江西多所平反丁巳擢江西按察僉事初登分宜相之堂堂南面設虛席而坐客東西向公不可立命撤虛席自踞南面坐分宜相已不平會舍人子者橫里中莫敢問公受牒捕笞之荷校通衢者三月分宜相陽致書謝而內銜公刺骨時倭事起諸狼土兵從調者所過若掃民間患苦之不減倭將至九江

屬公攝道令列市如故而門必貯水無恐兵方道渴既至得水喜甚感謝去人服公算公在官踰年解紛剔蠹政聲赫然而秉銓大老及曹司俱公鄉人知公人謂公必得美擢而公竟徙廣東左叅議守惠潮道馬也既多瘴而是時逆賊張璉據饒平西聯大埔蕭雪峰程鄉林朝曦號爲三王流劫閩廣戕殺憲臣而外與倭夷及海寇逋逃相犄角分宜相謂此足以困公矣時督臣鄭惟怯無意用兵公知其不可謀事而

守道故事又不得主兵公至姑彌縫盜源爲內固計今所行條鞭投櫃法公所創也公在潮經年賊形勢與用兵方畧已了然目中而進賢張公臬者賢豪大夫也方起家代鄭見公卽詢制禦之策公曰璉等與倭若寇今則兵不易戢今莫若先赦海寇使得自效與同力逐倭倭遁然後會兵大征一舉而璉等可禽也張公然其言亟表公行副使事盡以兵事委公于是海寇許朝光林道乾王伯宣者悉爲公效命而倭連挫

伯宣者南洋人機智雄海上呼吸可召千人林
許等俱畏懼之倭與官兵相持三河日久公密
出手書招伯宣立功伯宣素孚公威信聞命卽
至公喜降階慰勞立賜卮酒授以旗牌所將精
兵千詭爲倭粧夜駕輕艘百疾至三河先布鐵
烏菱令死士數人從山後登遂踞高嶺發哨吹
蘆倭以爲從天而下倉皇驚竄盡觸烏菱角扶
傷而戰自辰迄午死者過半遂解三河之圍自
伯宣用而倭稍辟易可一意事璉等矣歲甲子

四月集水陸師十萬于廣州分哨五合和平詔
安二哨爲七公以烏槎哨居中兼制六哨尅期
向饒平師渡程鄉山行七日食且盡賊兵守隘
師不得過公與數十騎奮而前賊憚公威名亟
引去師乃得前而軍中洶洶言食盡且甘心督
餉遂逸去公聞之騎迂道至一村落大呼我馮
使君也天兵臨賊旦莫且破而乏食若輩能相
濟乎村民熟公德競捐私帑得米數百石羊豕
百頭公分遣健卒立賦各哨士心大安已公復

從三河督餉數百艘蔽江下而賊夾水發火箭
火光燭天衆譟曰事去矣公曰無恐遂更服從
漁舠絕流先登屬一人僞爲總兵官持黃紙鳴
撓伐鼓向兩淮賊呼曰跪聽赦賊羅跪爭獻牛
酒犒師餉遂得達五月丁亥圍饒平軍于大埔
南諸將請攻璉公曰不可攻瑕則堅者瑕先襲
蕭雪峰禽之璉窘乞撫公僞許之而陰勒大兵
迭進遂禽璉得改元金印一條其所斬馘甚夥
歸報張公于潮而璉所署僞閣老都督某等倡
言朝廷意叵測聚衆數千屯據象頭寨其地綿
亘諸山百餘里四絕中坦有田可耕樹木森邃
險不可下官兵相持日久張公言非公不能了
此公曰諾兼程至饒平集諸大家給招安旗八
令往諭之從者三之二其黠悍者登山投石謂
官兵無能爲公督各哨兵奪其嶺斬馘千餘巢
穴遂清捷聞公但實陞副使而已初議饒平大
埔旋師卽搗程鄉而師老不堪用于是林朝曦
奔陰那山設備甚固公乃僞發家屬還省若不

以程鄉爲意者令新撫民牽舟行舟出賊中二
百里將逼賊巢于是朝曦方擁麗人飲帳中公
僞疾且止密遣所信致賊酋二人謂曰若知兵
也境上之故乎爲朝曦耳若取朝曦來吾官若
立解兵盡貸若曹死二酋曰唯唯以是夜五更
縛朝曦及麗人至三穴盡平是役也公醞釀三
年出入萬死賴天子威靈督府專任會其成功
論賞當以公爲最不聞茅土褒錫而讒毀垂至
至公所用王伯宣者竟以前罪與璉等俱論死
公嘗曰冥冥之中吾負此人痛哉功成之次年
二月公以入賀行道遷福建左叅政旣竣事本
兵楊公就見公邸稱公廣事且問年齒默然者
久之曰開府閩中虛席待矣蓋初擬公南贛或
謂公未四十而止楊公甚悔之無何公以外艱
歸而某御史撫廣事論公無功奪職閑住是時
公年且五十尚無子角巾野服寄情烟霞進諸
英彥談道論文戶外履常滿無幾何連舉二子
優游林下幾三十年部院省臺以邊才薦公前

後二十餘疏公如不聞也者公身長七尺步履
端凝聲如洪鍾每臨大事安徐自若轉禍爲福
智算百出使公寄鎖鑰握樞管豈令狂虜黠倭
得意以讒見抑大志未展悲夫公爲郎時頗留
意藝文與徐子與梁公實輩遊甚洽已而徙之
于學至江西首謁念菴太史日從鄒聶諸先生
論學青原山中滋滋不休公在廣日對大敵死
生之際神色如常已而脫屣聲利寵辱不驚得
深養固此足驗矣享年七十有五元配朱氏封
安人子二長春暘縣庠生側室蔡出早卒次春
暉國子生側室彭出女三孫男孫女各一俱春
暉出公無恙時營園于宅東管山之陽名曰白
雀又爲書院其左列以家祠蓋公精神所常寄
也春暉卜以白雀爲墳葬公而因朱生元弼乞
銘于余銘曰

梅里馮公勞著粵東屢擯于死卒成大功功大
數奇讒人間之屢薦不起蕭然巖棲公身可屈
公道則申積厚報餘庇爾後人管山之陽土肥

泉香我公一坏與天地長

博洽歸人固不賦蕭然對公後何風

前里無公於昔與賦千次卒於大何何大

世亦於余論曰

世亦於余論曰

快雪堂集卷之十二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墓志銘

前大名知府姚叙卿先生墓志銘

歲甲午余鄉僧覺者發願倡期修補南大藏于
報恩寺而延鄉達李如真先生與二三名衲任
校讎之役余時待罪南掌翰務寡意勝月必一
再出于于是識姚鳳麓先生蓋先生如真社友也
余將出則先生先期見待焚香饌伊蒲清言靡

靡日晡告返以爲常然先生登何年甲科歷何
官以何事歸休余竟懵然所謂相視而笑莫逆
于心者耶比余再玷南雍亦一再晤先生無何
先生病久之死矣傷哉先生無子子猶子景春
于是景春介如真先生蒲伏于門以先生不朽
請余不忍辭按如真先生所爲狀先生諱汝循
字叙卿初名理後以字行別號鳳麓以家近鳳
皇臺故姓姚氏與虞陳胡俱有媯之後其先藉
吾浙之武康元末有名順者避地婺之永康國

初徙富戶實京師順名在徙中遂占上元籍順
子金玉有女選入掖庭當予官辭不拜令著籍
錦衣衛金玉再傳至林爲先生高祖林生昇昇
生慶慶生鎬號曰隱泉則先生父也六世俱有
隱德聚食數百指家傳孝謹里宗義門至隱泉
公中衰佐以賈擅什一之饒而家益大隱泉公
娶梁安人生先生而卒繼以朱安人先生幼警
穎授之書一過成誦洞了大義弱冠出應京兆
試以高等籍諸生遂領乙卯鄉薦明年丙辰登

進士蓋列青衿僅一月初令河南杞縣侍二尊
人以往杞故劇而先生御之以靜政譽翕然簿
書之暇間從賓客唱和咳唾珠玉故復有詩譽
在杞膺七薦格當入臺省以年不及例僅補南
刑部主事省冤係法奸僧都人頌之滿考應異
才舉擢知大名府大名畿輔重地受衡漳之衝
而城僅累土無百雉之壯水一溢則民魚而城
立圯先生至首策之請于當事者出官帑陶土
伐石孳孳畚鍤無何工竟濶容三軌高倍于昔
屹然金城水至不能齧于是郡民歌太守之功
建祠尸祝之至今郡故土風驍悍多盜有蔡伯
貫者從橫旁郡縣吏不敢名捕先生傳檄鄰郡
縣并力捕得之伯貫受法羣盜股慄盡徙去境
內晏如通判某鄉人也而蒙重詬直指使者逮
治先生適謁直指旣辭行一驛矣而聞狀還車
白救直指難先生竟得釋其慷慨任事徇人之
急大率類此守大名三年凡八薦旦暮膺異擢
屬宦族子坐人命諸不法事直指檄府會勘得

實遂抵法一時翕然稱快而其黨憾先生甚流
謗京師圖中傷之隆慶改元京察先生竟以南
刑部主事降調人無不爲先生稱寃者杜門十
年著屏居集蕭然榮利之外矣而當事諸公重
惜之起先生于家補楚之桂陽州同知量移知
蜀之嘉定州州故衝煩善訟稱遠惡不易臥治
先生下車卽禽治數人首惡俗爲一變時越雋
方用兵轉餉千石苦瘴癘道殣相望先生畫屬
吏持金往糴充數而費大減全活甚衆徵糧初
行投匱法後遂因之先生在州不兩月而飭學
校省寃滯節里甲調驛傳諸所宜爲條流粗舉
而薦剡亦相屬會當入計直指假先生驛符時
江陵相方飭驛禁冒者五十有七人江陵相摘
五人置之理四人降級而先生獨褫官相傳有
構之者蓋先生性簡任不能曲事人至此然此
行往返湘潭長沙度三峽登峩眉全蜀奇踪略
涉其槩弔古紀勝奇藻淳發照映縹素顧不多
歟先生爲人醇厚孝友兩厄于官而歸復兩遭

艱喪葬秉禮家故饒而安于儉素然能推其餘
與宗姻之貧者共一歲中哺饑絮寒歛僵贖係
諸費歲分所入之半性簡傲不爲請托摛文賦
詩語冲致鬱盡洗險棘之弊書法宗歐陽詢亦
善章草蓄古法帖名書畫甚多嘗欲坐先生
齋閣恣探珍玩而竟未之逮也先生晚年益究
心性宗旨叅訪名緇研習禪觀白黑之月茹素
幾半近世儒釋頗有任心意遺修證者先生大
非之以淨業爲實際謂格物卽克已終始疏記

其言鑿鑿二家宗徒不能奪也初先生中歲艱
于子乞從兄璋次子景春而養之爲之冠婚生
子女疾革召宗姻及交遊厚善者畢集告先祠
而立之付以家政諸宗人受分各有差又三日
卒先生始終之際明矣所著有錦石山齋諸稿
并文集若干卷藏于家春秋六十有三元配王
先卒子一景春太學生娶葉孫男一世昌孫女
一景春卜以某年月日葬先生于宣義鄉龍山
之原從新兆也嗚呼若先生者庶幾所稱通人

雅士故宜有銘銘曰
神明後氏從姚家戚里隱德遙有君子歷三朝
守雄郡除奸豪築堅城障洪濤民尸祝薦蒼蒿
中廢弃甘寂寥晦復明夢三刀巫峽險峩領高
收靈奇攄鬱陶宦雖拙名則饒弃軒冕怡林臯
六十三解天弢鬱佳城神逍遙萬子孫莫蘭椒

簡齋倪公墓志銘

歲庚午余與江浦君同舉于鄉雅相善也每上
公車兩家邸舍相去步武比罷歸則同舟而南

前後共起居昕夕不隔者幾數百日以故受君
之教特至而知君亦深君氣溫蓄粹器深廣不
可涯涘余每以遠且大期之乃數奇竟以乙科
格優仕余無似歷南司業至祭酒而君令江浦
相去一衣帶水每以公事過都必訪余邸舍陳
杯酒語夙昔欣然樂也君治行卓卓爲畿輔首
以司封法得加恩存沒而父簡齋先生始稱贈
公于是贈公下世十四年矣乃狀其行事請銘
于余余實知君猶子之誼又何敢辭按狀贈公

諱某姓倪氏字文卿別號簡齋其先在唐有若水者官侍御始居恒州子孫自恒徙汴已從宋南渡徙錢塘世有聞人元末諱保一者以避兵再徙海鹽之清溪里曰清溪公洪武庚戌詔天下與更始欽給良義家半字勘合戶帖清溪倪氏與焉宣德中割海鹽半爲平湖遂爲平湖人公去清溪公凡十二世祖曰守愚公諱某父曰直軒公諱楫母曰劉公生十歲能文十五爲邑諸生有聲黌序間師友俱一時名士屢應鄉舉不售士論惜之而公夷然自若父直軒公業儒有田二十頃貲蓄頗厚顧鍾情側室及其女公卽代經紀田事而藏鏹一不問其侍父疾也躬湯藥籲告願以身代不解帶者踰月旣瞑檢篋中得千金是宜歸公公泣曰父死謂何敢以爲利况無遺命付我請歸父所鍾情者族黨義之所謂側室女者許字姻家子沈沈患疴其母欲停昏公曰不可迎之家捐數十金購鑿起之奈竟歸沈公有德焉公爲人磊落矜氣義好施予

視人患苦如在其身密爲之營護而其人不知見義必赴已諾必信有古節俠之風而內行凜凜尤爲淳備子弟不肅而成公之教也公之懿行最夥難具論論其尤較著者公有同母女弟二一適劉者蚤夭遺女一及笄未字公爲擇善配贅之家數年俾稍殖產而後歸之一適嚴者甥曰而泰從幼收養與諸子同寢食研席至爲諸生始遣歸就昏已女許字沈弘道而其家中落至不能任課讀公收而飲食訓教之會女逝

眈眈更篤禾幾爲諸生矣其恤孤幼急親昵不以死生二心大都若此清溪公祖瑩祭田如千畝屬長房世守而失之春日拜掃公怪祭品不稱心疑之得狀遂倡義贖歸四世祖介菴公諱輔者以進士爲天官選部郎累官大叅所在稱循良業已列鄉賢祀學宮矣而本宗無專祠公曰是當待我擇地剏祠募僧職香火皆出公力所謂見義必爲者耶嘉靖中倭變作議建邑城簡大戶如千任其役公在選中或難之曰是當

破千緡獨不爲先世膏血地耶公徐應曰是吾所以托吾先業者也城成賊知吾有備必他徙所全活豈獨吾一家不然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吾能保吾先業耶城成賊果不至又明年賊聚清溪里大兵至燬其巢穴公之先廬燼焉公未皇爲家室計而邑大夫顧因春汛欲葺雉牒以咨公公慨然獨任不扳他戶又費百餘金匝月就緒公旣以重役破家益陶然自喜謂人曰吾每思賊至危急時乃今日得爲太平民卽蓆門

蔬食甘之矣公四子俱異母出有從公短某甲者公正色謂兒兄弟間不媿姜肱吾甚慰勿多言叱之去以故諸子友愛日篤兵燹之餘先構書室數椽禮聘名士與諸子遊處以進其業曰錢財特身外物吾視之蔑如所惓惓者欲令書種不絕耳公可謂善教子孫知大體者矣江浦君旣舉于鄉公喜并召諸子謂之曰而父生平力學無成卽不敢云非戰之罪亦時命使然今老矣竹帛勛名付之後人吾且逸吾老爾等勉

之于是結屋溪上植菱藝竹顏曰東溪草堂日
讀老子壇經數行或從親知對奕不交俗務人
以神仙目之大故之前公少瘠然精神無恙忽
呼諸子謂曰吾生平未嘗染指嗜利三十後不
免俗累公門歲可一到最後三十年卽城市且
絕迹矣今老且疾委順大化身名其可保乎爾
曹幸承清白家風其勉之翼日整衣冠端坐正
寢談笑自若俄而瞑若委蛻然此非生平踐履
純至寧有是耶公嘗舉道書云常自見已過于

道卽相當我僅僅不見世間過耳其日用踐履
可知矣公生平不欺其意喜急人忘人之仇或
反以德報之里中林奇倪佛壽誤爲犯白蓮禁
者波及逮至當立斃杖下二人自分必死公憫
其無辜潛捐數十金出之獄族有一二不率者
公勿校一人偶爲直指所廉公以被害當證之
其人具牛酒爲公壽曰公能活我當以厚貲自
贖惟所命公感然曰若在難更爲下石豈長者
所爲若亟去勿復言邑大夫謝嚴于催科公持

鍍金飾二詣徽商葉某所質白金完官葉誤與
金值奴子利其誤也勸公勿贖公不可葢年具
子錢贖歸不發一語後奴子間語葉以爲已功
葉始悟謂公長者不可及自後里中有約信者
曰不煩券但得簡齋公一諾足矣其爲鄉間信
服如此公卽世之明日有張奇朱良楊秀數人
奠生芻再拜唁弔哭甚哀諸子出謝則未嘗識
面者叩之云某等昔遭難賴先公揮金力救以
免不然墓木拱矣如此類尚多噫此可以觀公

爲人矣壽七十有二元配張氏先公卒繼丁氏
四子長壯行郡增廣生次壯猷卽江浦君次壯
懷次壯觀出後叔炯五女十孫鍾玄鍾奇鍾彥
壯行出鍾貞鍾淑鍾岳鍾陽壯猷出鍾秀壯懷
出鍾毓鍾朴壯觀出貞岳俱郡諸生六孫女所
婚嫁俱名族銘曰

我聞倪氏自汴而杭再徙清溪基祚始荒至于
贈公儒心俠腸揮金肥庶破產築城好行其德
而辭其名晚歲清枯老子壇經常見已過踐履

淳清故其臨終委蛻以征公有厚德宜食其報
爾子爾孫式穀惟肖泉甘土香日吉辰良公魄
藏焉萬年無央我作銘詩以諗熾昌

長樂知縣江陰郁文叔墓志銘

余友江陰郁文叔解長樂令而歸未至家三百
餘里客死崇德道中蓋萬曆丙申十二月之五
日其明年冬葬有期子廷芝等以狀乞銘余念
庚辰六月爲江陰令客始獲交文叔此後武林
白門一再把臂情好彌篤是烏敢辭按狀文叔

諱某其先山西之高平人自太子校書郎廷珪
徙吳之常熟子孫多顯者元季有子良者獨身
避亂江陰之安豐里樂其風土遂家焉子良生
敬常敬常生經經生珣珣生稼隱公芹芹生西
橋公寶寶生順湖公體乾是爲文叔之父娶徐
氏先舉三女晚而得文叔愛憐之甚文叔幼警
秀侗儻兩舅氏鳴玉鳴鳳皆宗陽明先生致良
知之學問爲文叔演晰輒領會其旨趣舅氏大
賞異之屬文有奇穎學書得楮米筆法間及繪

事亦楚楚有意或鼓琴自娛他如弄丸擊劍走馬鬪鷄諸毫舉愉快事皆一濡首尤好賓客日擊鮮刺肥歌呼卜夜不休蓋自弱冠時業風流自命所在慕義矣已乃折節下惟一意攻本業會倭變作縣起諸大繇順湖公力屈告哀于當道忤旨幾隕杖下文叔泣曰兒何忍逸已而勞吾父乃代父受役艱難萬狀幸免捶辱然家日落不支矣由是感憤益下帷攻苦以就其業服既闋屢試有司文譽鬱起丙子登應天鄉薦方

順湖公捐館時公私蝟集外侮內訌靡有寧日里中視文叔如顴卵然而文叔應之以無競曰士不困烏能激乎郁氏故力田世有陰德至文叔舉于鄉人人色喜而文叔滋益恭勉爲自樹卽向者下石含沙之輩匪直不校反而德之或脫之阨其人媿謝于是遠近益稱文叔長者文叔雅曠達不樂仕進會內子夏物故悼亡之溺不欲居帷中始決意一出乙未謁選得閩之長樂令邑斗大濱海號難治文叔旣下車則興

物類堂集 卷之三
利飭法杜飛詭黜羨餘平穀價覈軍實新政濯
濯可觀于是邑苦旱文叔率父老暴禱赤日中
三日雨大澍民歌神君雨乃首請賑貸故事行
賑者以飽吏胥而文叔手自籍記身越層巒民
蒙實惠矣大盜張利榮所至行劫火民居無算
文叔密捕置之法通邑爲快時有議闢曠土佐
軍興者一舉鍾則豪家擅其利而小民疲于役
文叔乃籍前令蔣君所剗湖規載在邑乘者條
上便宜遂報罷湖湄之民至今尸祝之邑治枕

白石面鰲山有山水之致地產荔子後熟而佳
五六月間四望燁燁如火珠萬樹吏散鴉啼不
廢嘯咏儼然稱仙吏矣而中丞直指及諸監司
莫不交口才長樂令檄受他郡邑獄訟文叔應
時剖決無淹晷焉以故名日益起而精亦日耗
病作遂解印綬歸部使者惜文叔之去令以微
罪行不妨薄謫豈虞其竟不起耶卒之日棺殮
之具率取之質券其所爲長樂有者惟紅蕉朱
竹建蘭數本而已文叔爲人坦易無他腸一見

傾倒洞見底裡其中判若白黑而口不爲雌黃
公車落拓垂二十年曰通塞時也未嘗一見焦
悴不平之色人或導之求田問舍則舉扇自障
其面至闕書齋華屋曲池左圖右史紛列几案
則津津勸爲之生平篤于大義卽薄遊燕笑或
語及倫紀未嘗不聳意動容痛順湖公之歿歲
時設祭淚淫淫不休曰安得自樹榮親以章服
耶事兩姊爲之誅茅卜居佐屢屢之急令卒歲
有庀焉兩弟在襁褓煦濡卵翼擇師教之擇名

族婚之以至保有成業皆文叔之以其大者如
修世譜新家廟于以合離萃渙復構念祖堂爲
文記之別豎亭河干顏曰觀稼以示不忘前人
之烈親朋故舊之貧不能存者每加意周卹歲
月間遺趾相錯于道也尤喜從文士名緇留連
山水酬對名理一歲中強半客吳門與文壽承
伯仲彭嘉周公瑕爲忘年友所最善爲王百谷
穉登性不嗜酒而儲美酒娛客前代豪于酒如
劉伯倫杜仲康則立石表其墓其高標雅韻可

想見矣嗟乎文叔蒞長樂雖未及暮年而其所
建明施設可當循吏和親睦族施及鄉閭忘人
之仇報之以德可當長者內行斬斬厚植人倫
彈琴讀書可當儒林捐金結客千里慕義可當
遊俠是故宜有銘娶夏氏先文叔卒子男三庭
芝邑諸生庭葵布政司都事庭蓀邑諸生孫男
六人印徵德徵恩徵俱庭芝出祖徵庭葵出奎
徵福徵庭蓀出孫女十人四庭芝出一庭葵出
五庭蓀出所嫁娶聘字俱名族墓在某都園位
祖塋之昭銘曰

名則揚舉于鄉令長樂稱循良蹈儒行具俠腸
從爾祖魄宜康爾子孫其熾昌

莆田縣歸安嚴君洎配陸孺人合葬墓志

銘

莆田君有妻曰陸孺人先君三年暴卒湖人言
狀互異然孺人內行實無他而莆田君之歸也
勢不可問狀不得已托聲酒自汗久之亦暴卒
卒之後逾年而有司稍稍得其情以快公論可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三
悲已君姓嚴氏諱廷儀字君羽登萬曆壬辰進士初治莆田有聲績自聞妻訃宦情益怠無何以應調歸里君白皙美丰姿幼奇穎讀書日數行下方伯陸公某擇壻得君喜故孺人歸焉孺人美而警敏姑慎春秋高間委筦鑰察甚媒怨集構竟以此失姑意卒不可解君之官莆田也孺人不偕往比走書相迎書竟浮湛已曲達一緘孺人喜曰君殆不忘我禍遂作傷哉君湖之歸安人曾大父賓壻前丘之吳始去菱湖家前

丘太父介仕爲福建布政司理問父汝麟嘉靖乙丑進士仕終雄府長史母慎封太孺人長史公四子君其仲也君死且葬長史公太孺人尚無恙一子其宗娶吳氏前南駕部郎仕詮孫女駕部君實狀君夫婦而乞銘于余君少年登科官止墨綬未展其才夫婦稱兩美戕生肘掖不獲修齡有足悲者非銘其何以快諸地下其窆卜葬君孺人于錦峰山背之原而日爲六月巳丑是歲萬曆廿九年辛丑也銘曰

合而離乎生也多憂離而合乎死也一丘傷哉
莆田才餘而齒不脩孺人并命其娛諸幽

涉縣知縣栗菴王公墓志銘

公姓王氏諱某字宇定別號栗菴恭簡公長子
而字泰太史兄也其先吉州判官春之系自江
州徙金壇遂爲金壇人入國朝福二公芻叩登
聞鼓請代兄死歷謙恭崇三世出粟萬石賑饑
奉詔旌表曰孝義之門高祖諱鎮恩授承直郎
曾祖諱瀚封承德郎兵部車駕司主事祖諱臬

正德庚辰進士嘗諫毅皇南巡被逮杖闕下幾
死直聲震天下官至山東按察司副使祠鄉賢
世所稱遲菴先生者恭簡公諱樵嘉靖丁未進
士官至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賜諡是爲方麓
先生我東南巨儒宿學無兩其行事詳具志銘
中妣曰虞夫人公生而明惠恭簡公坐之膝上
教之字過目不忘五歲就外傳十歲能文意度
豁如不屑章句天才映發下筆滾滾千言十七
補邑諸生弱冠就學使者試麻城耿公拔置之

首遂廩于學宮自後累試輒首而數不利京兆
試公亦安命怡然自如恭簡公宗紫陽三尺廩
廩而公疏通出入百家稗官小說師春蠶簡靡
不貫穿尤喜天竺先生書恭簡公亦不備繩也
以貢入京廷試高等不願入國學請就教所司
才公而卑其年不可奪得平湖訓導學舍清冷
囊粟斗酒俱取諸家士非問奇謝不見有簡貴
聲貧而才者餼之鱸官旁舍親教之其潔身育
士如此戊子試浙闈幾入彀而以廣文見格中

丞直指先後薦公宜在六館僅陞漳州府教授
公出恭簡公所著經術諸書與漳士之有志者
共爲闡繹閩中始知有王氏學公儀觀修偉動
人胸無城府推誠接物薦紳大夫無不獎重處
漳數年薦牘屢上而大中丞許敬菴公欲奏補
公漳司理屬以察吏事公微聞之曰柰何以文
學掌故驟膺事寄力辭得免會涉縣之命下遂
倣裝歸省恭簡公虞夫人于留都少司寇署請
曰明經宦十年可止矣願無去膝下恭簡公不

可乃蒞涉邑在河北萬山中東接磁洛西則上
黨門戶其民獷悍尚武力呼盧縱飲醉則鬪爭
殺人諸不逞者至椎埋爲奸公下車曰此非柔
道不可化也頗爲講辭鄉約與相期勉不求速
化而漸就感格父子兄弟夫妻之訟不卽爲剖
諭令退思或付三老處分形以下罪當輸金錢
者貫不問冬月造庭憐其寒令無去帽往往不
終訟辭去嚴舉保甲法民生齒業作洎客子技
兒所經由按籍可驗百里外呼一人應期至無
違者盜發卽獲獲卽論竟不逞者無所容皆引
去芟除酒壚立行沽法里不得過三壚飲者挈
壺往不得過二壺夜聚飲者抵罪民始不便旣
而樂其省釁亟稱便焉南山中地甚腴不蓄水
棄爲草萊公教以因庠鑿池建閘啟閉如江南
法其地漸開爲水田依時耕獲歲收稻數千斛
而民大悅征科主緩曰令赤子剝膚而官得上
考我不能然竟亦不大逋公性通脫喜娛文史
交遊不屑塊然與吏胥伍居歲餘邑邑不樂間

進涉士之秀者教之文其人亦遂有聲河北然終不大快往恭簡公在南都平安之問數月一至乙未謝政路益紆歲不能再至公益不安每發家牘函表裏皆淚痕沾漬詣上官乞歸自丙申冬至丁酉秋始得之瀕發士民涕泣遮留者以千計爲辦香勺水禱于佛宮者又以千計迨抵家而裹糧重趼走數千里來寧者又時相接也其得民如此公兄弟四人極相友愛當家食時日聚首無間至是日率諸弟若子定省恭簡公虞夫人退而治酒殽陶陶永夜顧影笑曰不仕宦安知家食之驩也公素強無疾侍恭簡公疾始疾患痿咳唾五色不一月卒又四十日而恭簡公卽世年五十有四公天性粹白絕無世間蹊徑篤于孝友與人交落落難合不可得親疎然望而知其豈弟君子迄無相怨者爲文章若不經意而明白條鬯情事都盡所著有武湖藁漳南藁仕學篇粟菴日曆等藏于家性喜禪宗伊吾五燈會元四家語錄正法眼藏俱上口

每依止名藍則怡悅不忍去晚節遂爲頭陀行
熏染持木穗尤惡殺生在乎湖日過武湖見網
罟縱橫數十艘取其所得魚投湖中歸質衣一
篋償其直尤不喜講學謂二子曰士貴信心而
行行而不衷雖甚名高吾不取也公脩幹巨目
紫氣鬱然容儀仙仙不事矯飾善食酒量至寬
一日無客輒不樂不營生產故久而益貧公可
謂古之任真人矣配賀氏子男二長懋錕癸卯
舉人娶姜次懋鋁縣學生娶蔡女四孫男二長

彥瀆府學生次彥泓俱懋錕出孫女八俱懋鋁
出往歲余過金沙時懋錕尚未舉鄉薦以公志
銘請久之卜今歲乙巳十二月二日壬寅之吉
附葬公九曜祖塋三昭之位懋錕親過武林手
公行畧以請乃節其語爲公志且銘之銘曰
懿哉長公人貌而天秉鐸闖浙分符中原不嚴
而化庶幾古賢沒先而父葬從而祖葆素歸全
九曜之遺

定番州同知葛府君墓志銘林以文贊

府君之孫孝廉應秋去歲遊于武林以文贄余
余甚嘉賞之引爲氣類別而之吳中逼歲除始
還新安今歲春杪余遊新安遣使通孝廉君則
以府君病侍醫藥不得間久之余自黃山返孝
廉君訪余溪南則儼然衰經府君逝踰月矣請
曰以某之得幸于先生也惟是府君墓中之石
敢徼寵一言不朽余唯唯按狀府君姓葛氏諱
邦宗字維翰世徽之績溪人少藉爲諸生屢試
不售入貲爲國子生終不售府君自少負奇軀
幹脩偉坐立無跛倚凝然有大人之器人無不
厚期之父母蚤亡事大父至孝昧爽候視起居
進甘旨無乏曰令吾父在事翁寧詎止此每憶
父遺訓揭之屋壁動必道之父遺一妾事之如
母大父病侍湯藥不解帶三月嘗扶翼大父大
父曰異日爾必得孝子順孫之報大父歿居喪
哀毀骨立旣葬居廬中日上食如生大父有遺
妾事之如大母一日從廬中蚤歸道有物礙其
足則遺裝百金嘿俟道左久之一人號泣奔而

來則屠人某也府君詳詰囊中物何狀啟之而合立還之其人願酬以半府君曰吾不愛百反愛半耶其人泣謝去萬曆癸未補湖廣布政司理問有檢校某者領官緡貢辦欲侵其金以授鎔者鎔者匿其市銅之驗以爲已利金大減直某怒捕問鎔者鎔者亦持銅驗抗之方伯怒甚欲下之獄衆僚乞免乃下府君案之某父子三人中夜入府君署泣獻三百金府君嚴卻之復前跪曰一官不足惜此六尺以委公耳府君曰諾竟却其金而案鎔者罪事解某別爲具府君曰此前物易形者耳堅辭不受楚當入輸褚幣二萬金方伯謀諸當事者曰重矣往時解者每以染指僨事纍繫京師經年不得竣事今諸屬請者紛紛獨某官嘿然耳謂府君也當事者竟以委府君官給衣廩例二千金府君復辭其半府君行數月部劄至事竣矣丙戌徙雲南都司經歷有摧稅之委府君約取之僅而及額廉聲大起滇中城市故黔國所營金陵之新豐也街

故有馬廊頻年殷盛廬舍填隘黔國下令屬府君撤出故廊府君曰動則煩民或生他變且君侯出前驅後乘尚有餘地勿撤便黔國乃止在滇二年以入賀行擢貴州定番州同知致仕府君歷官滇楚若干年奉職不撓却金行惠所在感德往在楚市楮蘄州去郭百里見老嫗方饁問先驅此何官曰布政司某官某嫗蒲伏前曰吾兒賴公生全叩首而去越數十里又有釋畚鍤伏謝道周者府君皆不知孰誰其爲人所德如此家居築別業日親魚鳥或課諸孫其中削跡郡縣自號豐泉居士性簡淡無城府待交遊响响遜讓不爲凌物親戚往來每居其厚生平無宿諾僕妾註誤多得自容疾篤時見諸兒孫不解衣席地臥逾月無怠意嘆曰吾大父嘗謂我當受孝順之報今果然易簀之前一日曰人死時多言鬼神我一無所見我氣盡時母遽哭恐驚吾神勿作佛事其明日乃逝今歲乙巳三月初十日也春秋七十有六子二懋學懋覺孫

男某某應秋登庚子鄉舉懋學等卜以某月日
奉公柩葬于某山之原而爲之銘銘曰
嗚呼葛公克孝克終却金布德誦義無窮厄于
卑位其施未融山致其高雲雨必豐葛公之後
十世其隆

錢季梁墓志銘

余憶癸未禮闈今次輔少保四明沈公以諭德
首分校得季梁初場奇之傳示諸同事者咸嘖
嘖嘆沈公得人計必魁天下而索末場不得自
主司以下無不人人悵恨于是季梁一日名燥
長安邸中又三年僅成進士竟不得魁天下海
內人士咸爲季梁惜謁天官選又不得郎署出
知六安州初至旱魃爲災跣而禱于神甘霖隨
注六以有年在六五載釋寃獄鋤豪強尊者碩
興學校政教斐然六人德之不減怙恃爲起生
祠徙刑部員外郎未到官而謗作調知福寧州
季梁治福如治六尤斷斷舞文者然竟卒于福
傷哉季梁幼奇穎長而白晰舉止瀟灑望之如

神仙自癸未後文譽大振然名不稱才位不稱
望齒不稱德士林無不惜之按狀季梁姓錢氏
諱士鰲季梁其字晚而自號存菴武肅王之後
裔出會稽郡王景臻尚宋賢穆明懿大長公主
賜邸于台其後越國公愕自台徙山陰入國朝
叅政循齋公述又自山陰徙杭始占籍仁和之
似蘭里述生康康生祺祺生玉玉生濂贈奉直
大夫娶孫氏封太宜人 生四子最少爲季梁季
梁受易于仲兄某某舉鄉科仕爲某官季梁天
性孝友稟仲約束惟謹不命之坐不敢坐至成
立皆然贈公早逝哀慕終身事孫太宜人怡怡
色養強年戲綵不減嬰孺性恬淡屢空晏如不
問家人作業長兄蚤世事丘嫂如母族嫂孫嫠
而貧給養之終身諸猶子貧者婚予資學予修
游予裝死予槥葬予壙無纖毫靳而家之有無
不知也亦不言居平喜獨處雖遠宦蕭然一身
讀書脫落章句直會神理山水之間得趣便往
發爲詩文直寫性靈不問工拙或脫草輒棄之

最善鑒文余友陸敬承典應天試號得人然半
倚重季梁汪解元鳴鸞卽季梁首卷也敬承從
容詢六士于季梁屈指曰某某已俱登錄生平
嗜司馬太史蘇端明之文所著述甚富有似僧
草槍榆集薄遊稿童子問釋擔志庚子辛卯雜
著等十餘種行世春秋僅五十娶鄭氏封宜人
子男一兆禎國子生娶凌氏繼張氏女一男三
彭春彭緒彭信兆禎卜以今歲庚子某月日葬
季梁于某山因余友吳君之鯨乞銘于余銘曰
卓哉季梁邃于文章兩佩州符施而未光孝友
恬淡詢邦之良誰埋玉樹于此崇岡挹彼注茲
爾後宜昌

五臺山舊路嶺龍泉寺開山莽會首塔銘
五臺山爲曼殊室利領萬菩薩住處震旦第一
叢林衲子輻湊而舊路嶺爲之咽喉甚苦盜賊
蟠聚山半畫地爲界號南北大王溝官兵莫敢
捕過客瑟縮相戒非聚百衆鳴金持械莫得前
者嘉靖中有莽會首者實現金剛力士身盡殲

盜賊而創爲叢林十方淨衆往來無狗吠之警
五十餘年矣其寺請額曰龍泉寺第三世住持
爲京師明因寺某今年秋慈聖太后遣名僧賜
大藏於天下名山某與龍華寺某當往天台萬
年寺价達觀禪師尺一謁某于武林某因得詳
聞莽會首事合掌稱佛讚嘆久之會首歸寂今
十四年矣塔于寺之西峰尚未有銘某以達觀
師命勉爲受簡師諱慧定字無盡別號南泉潞
安邵氏子貌可偉兩眸如電性倣葛不樂俗務

依某寺某師剃髮理會本分事有省詣臺山遍
叅耆舊禮大士像於南頂遂發願飯僧十萬八
千千日滿願莖菜粒米必躬親之人服其誠篤
師力藝絕人能兼數十人執作又言行質直無
文以故競呼爲莽會首聲震叢林所至人遮留
之答曰易處不住住處不易不顧行至舊路嶺
結茅聚衆以居盜怯師名而伺之甚密一日師
出菴破旣歸殘僧三四人持師泣幸徙菴避之
師奮曰不可灰生有命賊何爲者尋且滅之言

已賊大至師手無兵器乃碎水缸擊賊無所中
賊知師無兵器乃敢相近鎗中師左脇師手接
其鎗踢賊仆地刺殺之賊駭退方入戶檢視傷
處洞三寸許脂腸俱出忍痛縛固持鎗出戶厲
聲曰正欲捕滅汝輩今來送死邪賊怯不敢前
但持亂石遙擊師中額顱會龍泉關兵統鄭某
者與師善意師創盜潛以兵護之兵到盜散去
遍山覓師不得逮曉見深澗中僵臥一血人細
視之師也鄭號哭曰天乎奈何喪此英雄人耶
昇歸捫其胸尚溫喜曰是不死血迷心竅耳抉
其齒灌以藥酒久之乃甦調視百日平復卽辭
鄭去奮欲擊賊或難之師曰大丈夫欲除殘暴
建立佛法卽九死豈敢辭結同志得五十二人
俱英奇輕死之輩諸邊將雅熟師名至是遍謁
之假兵器募糧草投牒帥府督府期一舉滅賊
咸壯許之盜渠率百餘曹師悉知其姓名住處
卒以兵相臨數日間無不就擒斬巢穴遂空時
師年二十八歲矣從此安立叢林供十方雲水

粥飯以雜華爲定課兼行一切佛事或修淨業
或習禪觀或閱藏典歷五十餘年如一日一日
謂衆曰時節清平吾將順化速請城上宗主師
來諸方謂京師爲城上宗主師謂明因寺全公
與師同殲盜賊者也全公習講律庭選爲傳戒
宗師衆稱宗主師故師亦如此呼之旣至付以
住持事剃髮沐浴徧禮聖像詣龕端坐大衆悲
號聲振巖谷謂師曰柰何不少住爲七衆屏翰
耶師曰無勞悲戀但念世界空花苦樂夢幻卽
見我已慎勿作去來想衆復哀留繪像師振威
喝曰咄豎子此金剛不壞之體堪充汝輩瞻仰
何用此幻妄爲遂端然化去時萬曆二年正月
二十三日也世壽七十六僧臘五十瘞全身于
山之西峰越兩月雷轟瘞處杭僧止堂者竊窺
師相鬚髮已長寸許顏色如生銘曰

大人出世或逆或順摩尼雨寶青黃不定彼勝
熱身無厭足王提吹毛劍殺人無量不犯絲毫
脫體承當目睛一眨大地刀鎗毫釐之間魚目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三
珠王巍巍定老真精進幢住處不易易處不住
誰敢櫻之如金剛杵吾今爲師揭開頂門放大
慈光照耀古今惟萬菩薩爲作證盟

快雪堂集卷之十三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墓志銘

上林錄事少岳項長公墓志銘

余憶從先居士謁項子瞻先生于桃花里之墳
舍蓋其所從廬墓處也先生進予授飡命酒驩
若平生笑語移日此後屢侍先生追憶疇曩有
如越宿而先生沒已三十年矣余自幼稚入衰
艾閱世滋久老成益彫思先生之賢近世不可

得在里中尤不可得而幸先生始克葬也喜之復悲之先生文彩高潔足當吾鄉聞人乃其所遭多故有難言者宜托大手筆如琅邪新都以傳而其人已不可作柰何以敝帚代庖耶然式瞻名流追念世誼感慨係之亦何可嘿乃雜采叅議公狀洎叔子德裕行畧而志之且爲之銘先生諱元淇字子瞻別號少岳贈吏部郎銓之長子母曰陳宜人而其兩弟叅議篤壽太學元汴則顏宜人所出先生幼奇穎大父長葛令某

最憐之口授毛詩卽時成誦已補諸生尋遊南太學俱有令譽陳宜人自舉先生而育之業謝內政屏處而先生與之俱所支仰或不給母子怡然不問也旣終陳宜人喪謁選得上林錄事雅非其好然交遊日侈無何仲成進士尋奉使歸侍贈公其明年贈公不起而所遺貲頗厚先生聞變邸中會奉玄禁封逾冬始克奔赴而贈公業就殯矣先生痛不得視含殮號哭奔詣殯所廬焉至先人所遺多寡一不問旣免喪投牒

請老謝遣家事屏居祖塋別業以文史翰墨自娛親賓或從之遊不拒也暇則命舟載酒村宇僧廬所在留滯口不談生產子母之事不妄取人一錢鄉民有爲不善者畏使先生知季嘗鬻質米萬餘石而爲其所訟琅邪王先生以叅政守嘉湖道當聽之宿高先生行喜爲之德授指有司聞之先生先生不可以書報龔令曰余不能庇弱弟柰何乘其危而利之耶龔義之聞于王嘆曰俗吏汙高士耳事遂寢先生終不言

倭之入寇也議城嘉善諸當城者利其居址咸規倖免先生址當西門立捐之不受直大司空陳公道基時爲令義先生而暴其名循入臺後先生名藉甚諸公間陳公力也先生爲古文辭時逼秦漢詩更雋永早歲纖縟漸歸大雅錯出奇麗季嘗鏤板行之未盡也好臨摹古法書小楷嚴整尤工草聖方在京邸稍喜爲名高游納頗廣而善遠權勢姻黨有柄事者屢見推轂先生卒遜謝不往人益高之居恒陸沉無所可否

至談鋒所觸勁氣奇節時時鳴露老驥何難千里哉余謂先生高節獨行兼以文采風流卽在古人中自不易得況風靡教替之日而有若人豈非猛焰中一掬清泉耶然璠璣之質彫磨益光松柏之姿凌寒加翠則先生之所遭亦有助焉先生之久沒而不葬也則以待陳宜人事具琅邪先生志中今又十五年而始舉先生之葬傷哉貧乎可悲已先生卒以隆慶壬申某月日距生正德庚申某月日春秋七十有三娶范氏

舉人欽女繼王氏中書如女子男四長德基荆府紀善娶李氏僉事儒烈女次恒岳郡諸生娶張氏諸生榛女俱側室馬出次德裕邑諸生娶屠氏封兵部員外郎孟玄女次道民國子生娶陶氏國子生訥女俱王出女一適國子生郁大同亦馬出孫男七人弘鼎弘龜德基出鼎揚鼎振鼎操鼎授德裕出慶生郡諸生道民出孫女三所娶嫁聘字俱名族諸子或詩或書俱能世先生家法道民最才而天至先生得就窀穸則

裕有勞焉銘曰

懿哉先生夷扎之儔才高坎壈寔命不猶仲乎
季乎富貴多憂豈若先生蕭然無求無求無喪
後宜蒙休千秋萬歲保此一丘

貴州銅仁府經歷馮季公墓志銘

季公諱嘉議字猷卿別號季白姓馮氏福建左
叅政諱臯謨之季弟也世居海鹽之梅原鄉梅
原之馮至叅政而大家世詳余所著叅政志中
初封公食貧兄弟俱以尚書教授當湖又數年

叅政公始顯公試于鄉一不得意弃去遊南太
學文譽益起知交爭下之再試應天復不得意
慨然曰丈夫能以一命自見何必科名耶時叅
政公宦業益隆而公偕仲奉封公養于家久之
謁選天官得銅仁經歷公單騎從兩奴子走五
千里赴之郡在萬山中民夷雜處田于山椒以
雨爲命雨不時至率聽其槁落公爲相便宜築
陂障水自高而下遞相灌注時跨馬田間董勸
農事若家督然郡自此有田可耕矣民與苗市

互得竄物贖價而利歸市魁公設法平之苗感德呼公慈父苗嘗掠良民數十去大帥貪功啖以利令反掠者苗若干護之入境中道伏起盡殲焉而以首功上苗恚甚後大舉萬人壓境郡兵僅三千積弱無鬪志兵使者吳興張公某才公且爲苗所信遣使諭解公先爲尺書張朝廷威德徐以單騎入軍中苗見公卽羅拜公謂之曰吾視若皆赤子故止張公兵且無動而躬諭若禍福若聽我今日不聽我卽殺我亦今日吾不能還見張公矣于是苗崩角號泣向公曰惟公命公吾父必不欺我卽日散去一城以全張公大喜曰我得馮君賢于十萬師且疏薦公異擢可待而公感夢心動遂致仕歸民夷遮道哭送公纍纍百餘里卽監司守倅得民未有若公者旣抵家果有內人張之變又二年卒公爲人剛腸嫉惡見義必爲不受淄垢而好行其德不休貧交有望于公傾囊周給終不責報而豪少年借交爲暴公必挫之不難以身爲市叅政公

官嶺南有軍事公從訪之一懦將畏當敵欲因
 公求脫昏夜投公千金一寶劍公叱之去卒勸
 罷將此人臨別叅政公解十金為贈公曰吾以
 絲繡易犀象息錢十倍何煩兄為立却之既歸
 則親黨之餒者飽寒者絮喪久暴者葬息錢立
 盡矣公五十無子置貳莊生振宗生之日公方
 治具為鄉里貧寒解一大獄為善之報如此振
 宗長而能文與余遊公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
 日享年七十元配張氏處士某女子男一即振

宗莊出太學生娶徐氏太學生繼美女女二長
 適儒士陸雲程次適諸生朱正學張出公卒後
 八年某年月日振宗得吉壤于某鄉始克葬公
 而余為之銘銘曰

山有陂水湯湯季在銅杭稻香十萬師一使當
 士而才錐處囊何必賢科能從王季與伯寧讓良
 多為義後宜昌

上林苑監署丞秦君墓志銘

余年十七充青衿生時錫秦公虹洲先生為督

學使者後公歷方伯終于家而余克以公之餘
教舉制科官史局往來于錫必式公之廬因得
托契于公之諸子公四子中舍君與署丞君最
卓朗雙稱白眉往東海屠隆長卿負才名中讒
罷官貧不能歸中舍君無一面之識立捐數百
金助之聲名一日振都下於是天下士咸知有
秦仲子矣而署丞君之才華意氣與仲子畧相
當今署丞君死矣仲子以狀屬君之子諸生爾
佳走白下索余一言爲之銘余安敢辭按狀君
方伯公第三子諱焯字季華宋淮海先生觀之
後世居錫之玄文里高祖永孚以孝旌曾祖鏗
弘治甲子鄉貢士都察院都事祖瀚以方伯公
貴封通政司叅議父方伯公諱梁母陳封宜人
君生于南昌理刑公署幼聰慧絕人方伯公居
諫垣與吳太史澤峯先生友善見君知非凡器
以愛女字焉稍長能屬文籍爲諸生大有時譽
然而善病又屢蹶于場屋方伯公陳宜人故憐
愛君欲少休之因令遊南太學已居方伯公喪

益毀瘠而陳宜人病痛風幾絕者數矣君扶病從兄中舍焜奔走醫藥夜則假卧榻前省侍惟謹凡三月而陳宜人始起然君亦憊矣君性孝友事兄爨及中舍焜曲盡恭順有無必相通爨先君物故君方垂髫而嫂談惟一女無子欲得君爲後請于堂上許之于是君事嫂若母君旣婚多子方伯公謂弟後兄不順遂以君第三子後之是時談方推其橐厚所親君一不問而所生女已適顧氏君益推厚之如丈夫子會嫂卒

君籍嫂篋藏及腴田千畝令嗣子與適顧氏女均有之餘金若干復授顧甥曰以此助甥聘婦君之孝友不私其財大都類此巳丑歲荒時有司議富戶量出粟報官損價惠民以抑騰踴君首應議出粟獨多先是戊子歲舉家病疫死者十五六君亦奄奄枕藉日者謂君病當愈若歲在卯恐不利能散千金可禳也會開例君入貲授上林苑監署丞以侍陳宜人養未赴官而辛卯果疾作先是不戒于火驚陳宜人而中舍兄

又遠處京師未得侍養君憂悸不進食者彌月
遂移書中舍兄永訣其言曰生平酷慕孝義僅
得鄉里稱善人天雖不假以年死猶瞑目但高
堂母在諸兒未睹成人吾嘗擇魁儒厚館脯孜
孜寒燠豈一朝乘化吾何以堪賴吾婦勤于操
作得姑氏心復能贊吾不逮他日當以母儀終
令譽母使諸兒墮業又三日乃卒傷哉君春秋
四十有三配吳氏宮諭澤峯先生女子四爾達
爾佳庠生爾載卽嗣兄燮者爾基女一字南京
兵部主事周公子文子某爾佳等奉陳宜人命
卜以今年癸巳十二月某日葬君五牧新阡銘
曰

方伯之子中舍之弟與善徒云君也早世君之
諸雛能讀君書庶幾飛翻食君之餘五牧之阡
泉香土腴君之樂此萬年其居

孝廉曹君墓志銘

蓋孝廉君爲曹生重甫之父重甫家青浦往歲
余同年屠長卿作令會余在告時赴扁舟之期

因識重甫重甫恂恂儒生而善讀書治生所著
五言綽有秀句多長者游余愛之輒居停其家
後十餘年余從山中起佐南雍而重甫尚以諸
生卒業又明年秋九月重甫手其尊人孝廉君
狀叩首請余銘其墓余多重甫之誼且雅故孝
廉君之賢故習聞之乃不辭而爲之銘按狀孝
廉君諱世龍字子見別號見溪先生世居上海
之十八保至竹泉公者徙縣東數傳爲南溪公
鼐以高貲聞輸財助邊授指揮使南溪公徙家
澱湖之西曰棊村所娶曰閔碩人子三長世祿
次某季卽孝廉君君生九月孤二兄僅垂髫贅
壻顧淳者業以南溪公遺命撫諸孤而反利之
遂盡有其田廬赤久而逐諸孤別居世祿奮挈
二弟僮奴扶柩置所居設靈幕受弔唁親黨壯
之皆不之顧而之曹矣淳意不自安且慮曹氏
終軋已乃構與大訟孝廉君始勝衣卽隨二兄
詣訟庭以至成長時上海令閩人鄭洛書年始
十九廉明吏也詢得其情庭詰淳而壻曹受遺

植孤寡而反吞噬之耶淳悚服具以狀白直指
直指直諸孤責咎淳四十論爲城旦而田廬盡
返曹氏又責償遺貲三千緡淳故有拳力巧訟
訟牽連不得解凡歷三直指十五年各破產業
厭訟而鄭令奇孝廉君狀貌謂世祿等曰而弟
非凡兒終當大而氏其善護教之母令久溷胥
徒間也世祿感悟輸領三千緡虛牒于是立罷
訟孝廉君受書時年已十五六而伯兄急其成
立嚴督課之屢加榷楚孝廉益感奮晝夜伊吾
不絕聲遂善舉子業充博士弟子凡經傳子史
百家之言無不研覽窮其旨趣蓋學成而家益
落矣嘉靖己酉孝廉君領鄉薦時閔碩人年七
十餘病依牀褥而爲孝廉君強起受匕箸伯兄
尤驩甚曰鄭令語吾弟當大吾家果然孝廉君
天性孝友內行淳備事閔碩人雖居貧必營進
旨甘敦色養之愛有疾躬調藥餌不解衣而寢
居喪盡哀至骨立歲時祀先必大慟累日不怡
與二兄同財共居者三十年無幾微相忤人以

爲難君感伯兄教誨至于成立終身父事之析
家後一味之甘未嘗獨享有吉凶大事必推伯
氏爲主而已佐之豐儉依禮遠近式焉兄困于
踐更君捐役田三頃助里中役以爲常兄乃得
休息家漸起兄弟相友愛終身蓋君之孝友大
節可指數者如此君才高數奇屢上春官報罷
年四十有九而卒大業不遂中壽不登惜哉君
之懿行茂績在里中者最多里人樂稱之嘉靖
辛酉東南大水家去郭十里而近圩田約千餘

頃君鼓率丁壯作巨防護之田不受災所全活
萬計君不喜泛交至于義故輒披衷見赤或有
異同必曲爲開解無詭無隱族屬親黨或有急
多方濟之賴以舉火者若而人而終不責報人
以此益多君閩中被倭前令鄭君之家燬焉其
子避地雲間君德鄭令割腴田如千畝業其子
曰以此爲公祭田且倡同邑好義者競輸田鄭
氏子孫至今往來雲間食稅不替故鄭令之能
樹德曹氏有以居之而君之高義亦足多矣哉

三娶兩王氏顧氏子男一志伊重甫其字太學
生女一適謝允承孫男女八人先是松江割華
亭爲青浦君居在割中青浦廢仍藉上海今重
甫復爲青浦人孝廉君墓在青浦某都某圖去
所居若干里孝廉君沒凡三十年而余始克爲
之銘銘曰

孝廉英英始困而興非鄭令不能庇其家非伯
兄不能就其名投我木瓜報之瓊玖我思古人
君庶無媿鬱鬱芊芊孝廉之原錫之銘詩以矢
勿諼

光祿寺署丞志棠沈公洎配王孺人合葬
墓志銘

丁丑南宮之試余幸與沈茂仁同舉比又同讀
中祕書先後列史局時觀察霓川翁尚無恙而
光祿公稱鴈行余俱嚴事之沈氏自東園翁以
忠厚素封起家至石雲霓川兩世益培而大之
光祿公席父兄之華析居南滙與北宅角立鼎
盛子姓彬彬有搏風入雲氣色無何太史且嚮

用而物故觀察繼之志棠翁哭侄哭兄太史卒
後次子鳳婚于余甫弱冠而夭又哭侄孫北宅
零替僅一諸生支其衰而南宅之盛自若光祿
公故有痔疾每發則臥治逾月或旬餘而復每
厭參芪逾于梁肉十倍以爲常自孫鳳物故感
傷之餘氣血大耗每發輒加重去秋秒余尚視
公榻前公猶能強起舉手謝對坐良久而別自
後則日深矣二子自郃自郃先已析居俱有聲
太學自郃幾登籍而以嫌斥者再人尤惜之公
竟以仲冬不起明年二子匍匐至武林以墓中
之石乞靈于余余不忍辭也按狀公姓沈氏諱
某字道明別號志棠晚年稱巢雲子亦稱澄源
居士沈氏自汴從宋南渡家會稽洪武中有庭
芝者自會稽徙松江七保又徙遷善鄉宣德中
割遷善隸吾郡之嘉善庭芝生瑾贅居秀水思
賢鄉之長蕩遂藉秀水瑾生璠璠生淵是爲竹
隱公累世皆以孝弟力田起家竹隱公丈夫子
五次度曰怡筠公能大前人之業而好行其德

小亭堂集 卷之十三 十五
鄉人迄今頌之是爲公之曾祖祖諱復卽東園
公封徵仕郎刑科給事中考石雲公諱謚舉嘉
靖己丑進士仕終湖廣叅議石雲公元配勅贈
孺人盛無子繼誥封恭人盛十年而後舉觀察
公又十年始進二潘碩人而公生矣公自少穎
異白皙豐下聲如鍾石雲公甚奇愛之甫二齡
卽爲締婚比部一山王公女王故宿儒而師觀
察公者公四歲觀察公舉于鄉賀客填擁公以
幼孺與賓客揖讓如成人稍長從塾師授章句

時石雲公好講陽明先生良知之學公從旁竊
聽無倦八歲從官江右所過山水輒有品題石
雲公每奇之年十一喪石雲公從觀察公哭踊
無逾禮旣免喪學亦大就十五補諸生有聲黌
校十八王孺人歸是年觀察公成進士留邸舍
公弱冠攝家政井如臧獲無敢勞者盛恭人潘
孺人亦兩宜之二十遊南太學應試不售歸益
發憤攻苦三年再試其氣甚銳會觀察公以郎
署分考京闈格不入試公曰進退命也怡然歸

且以慰母潘曰兄典試進多士與兒一人之進孰多況更有不可必者于是母子俱釋然盛恭人從觀察公入蜀以脾疾卒官舍公聞訃大慟且經紀喪葬事甚豫及旅襯歸執喪哀毀如喪石雲公服闋與觀察公詩酒酬和數載而莊事加謹每讌集不敢與鈞禮已而觀察公歷魯藩秦臬三事在望而茂仁翱翔玉署銜詔冊封便道歸省光寵赫奕照映閭里公曰盛矣盛而虞衰可不戒乎無何觀察公中忌歸謂公曰悔不

早用仲言是時公業息意進取乃入貲拜大官丞非其好也公於書無所不窺書登北海之堂詩進大曆以上晚尤工堪輿喜木講師九星三元飛白之說每治冢宅與諸地師上下議論而斷以已意人莫能難觀察公之葬也竟違公意已而多凶沓至公益恨其言而中矣公天性孝友宅心仁厚事關義故損已不卹項氏姑捨其城居而改卜諸鄉潘孺人以謀公公割義溪故址居之時地師謂此地良可業後嗣無輕擲公

叱曰女弟居卽吾居況出母氏指耶立檢地券授之推予有利勿問直爲潘孺人營兆域其陽有水法當塞土豪某持之或欲理之官公不可啗之厚利厭其欲而始塞有叔與公少同學相驩後以汙萊相售昂其直數百金三議加而未已時以非禮至公輒具卮酒延鄉三老開說事理且爲驩然道故叔亦降心遂復舊好去老僕某者其嗣爲諸生而家頗厚傲倪不遜至舉詞揭子弟輩欲正其罪公念老僕夙著勞勩聊示

薄懲令得挾餘貲稱素封于他境巨豪某與公構隙舊矣會臺使者行部陰檄邑長吏密以部中奸豪主名聞於是邑令朱召屬公曰此若仇也若必悉豪骫法事其疏列以聞公曰豪某扞罔故應罪下石非余志也請辭豪竟獲免里有爭田者旣質成於龔郡公而觀察公則龔鄉闈座師也方習靜不聞外事而其不直者輒托女巫乞靈錢恭人要公緩頰旣得請持百金爲恭人壽恭人析其半酬公公謝不受旣而召某甲

前曰吾所以不吝齒牙者重丘嫂命耳豈爲若曹且事宜有反覆卒不名其一錢其後受抑者果得伸於臺盡反侵田時人服公介并服公識市魁某某負公粟直過期不償或謂公損觀察或太史三指刺立致之耳公掩耳曰三指刺可常恃耶亟焚券此視調粥糜振饑者等耳致之何爲公之存心篤行大率類此公生平不善食酒至留客飲欲傾家釀所談說俱中名理馭下嚴而恕教二子慈於衷而莊於色臨逝衣冠儼

如嗚呼若公者可不謂鄉之通德國之善士哉元配王孺人比部郎愛之女也母曰賀孺人其先自大同籍嘉興代有隱德自徐聞令始顯徐聞比部父也孺人十七歸光祿公兩宜盛恭人潘恭人盛恭人語人曰人謂我憐仲固也匪徒憐仲憐仲婦耳孺人不好爲容華嘗衣大練或謂家故饒柰何服此曰吾豈乏諸于繡鬢哉不敢忘盛恭人之教儉也聚羣婦一室陳絲枲而躬課之曰不敢忘盛恭人之教勤也公有女弟

二歸項與盛孺人爲奩具千金無所恡盛姑旣
嫠居請并其二孤歸養之曰穀之不哺而俟其
覆巢不已晚乎潘孺人悟首肯立歸之女字周
者旣請期矣而公方落羽歸慮奩之未具欲更
其期孺人曰具矣視嫁二姑者公由是愈賢孺
人蓋孺人明潔有才畧凡祭祀燕享靡不精辦
妯娌愉愉臧獲器使而能恤先公若干年卒公
春秋六十有二子男二自郃自郃女四孫男五
純祐純某自郃出純祉純禧自郃出自郃卜以
今歲乙巳某月日葬公良字圩之新阡而以王
孺人配公所自卜也銘曰

次公幼成淑慎爾身當盛慮衰爾識足珍家成
嗣賢小屈大伸良字新阡翳此玉人賢婉相從
娛爾雙神

許次公然明墓志銘

余自隆萬間娶今孺人遂依外氏家武林外王
父樟亭先生以文學掌故仕楚藩爲莊王所知
時已歸臥能讀書自娛多長者遊暇日余因問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三
武林士大夫能讀書治古文辭爲誰曰有二許
先生者一爲方伯茗山公一爲比部石屋公俱
有集皆不在矣比部有子平輿余友也而茗山
幼子某跛而能文余識之已而平輿屢過沈氏
余得與酬往一再滔滔腹笥殆未易測然而著
作絕少俄而物故又久之始得與然明論交因
然明得盡交武林名士如黃貞甫吳伯霖張仲
初諸君子是已余入仕三十年強半里居而居
武林者十之八花朝月夕偕然明者又幾十之

六七又嘗附余五湖舟品泉揮麈相昕夕者至
於再三蓋然明不善治產又好客客常滿座然
不善飲微濡之卽面赭欲頽乃淋漓豪宕之趣
每輒宵旦諸酒人潦倒零落而然明興勃勃未
已金錯到手卽盡婁困于家不得不以遊佐之
閩楚燕齊數千里外歲一遊或一歲再遊嘗裹
數十百金而歸歸數月又盡貧自若最後應某
貴人召北遊過吾構李隳水中獲拯而返自是
不復出矣以萬曆甲辰九月十五日卒于家年

五十六耳所著作甚富詩勝文詞又勝詩而其性情之真素興趣之超遠又有不盡于著述者公諱次紆然明其字最喜莊周又自號南華有米氏石癖雖極貧猶貯奇石數十方百金不與易其人可知已許之先出手四岳徒自燕東安至然明六世然明兄弟四人母曰包宜人四齡失母張夫人實字之然明天性孝友自童稚稟張夫人之教伺夫人喜愠甚微夫人生叔子某愛然明甚于叔而然明事伯兄某甚嚴凡事必稟成侍坐終日無惰容友愛叔季人不知其異母出也然明死而許氏之美幾盡惟兗州別駕令慈在耳令慈爲石屋公次子平輿公弟與余善名家有賢子孫甚難吾於然明之死不獨惜良友尤爲許氏惜云然明娶平氏先然明三十年卒生子兆男邑諸生銘曰

許氏二難方伯比部其嗣俱賢鳳毛翠羽賢哉然明志潔行芳貧不治產客常滿堂晚而好遊聊以徜徉其身則困其名則彰我作銘詩楮墨

爲香

善人徐翁墓志銘

徐氏故與余外氏有葭莩之親而翁之子梁與余友海虞繆仲淳最善仲淳歲主余常數月梁來最數以是善余余視梁真無懷葛天之民也使人人如是豈煩置官長而治仲淳笑曰君獨未見其父耳於是余心仰徐翁甚丁亥之夏仲淳與吳人樂子晉遊天目翁忽發興蹇裳從之子晉亦余好友而性號清癖不樂與人偕至是與翁同臥起者幾旬日既返余問徐翁何如子晉云翁臥不解衣四鼓輒起坐口喃喃至旦不休則誦彌陀普門金剛般若等經呪而俗傳水府三元經亦與焉盥櫛竟跪稱佛菩薩及尊神名號僕僕數十拜餘時則默坐嘻嘻怡怡而已余戲曰子睡魔爲徐翁所逼迫將無遁去乎相與大笑不止翁生平不甚出門有田十餘畝在秀水歲取租一往晚年因仲淳子晉得至天目此翁生平一段奇事也翁淳朴無他嗜好衣食

之餘輒推以食僧僧至擁篲迎款有如活佛食
僧之餘以施貧乞病苦不令囊有餘錢密藏師
未薙髮時嘗以乞食過翁翁識其有異留款數
日師亦安翁自後數飯其家翁父子得善仲淳
因藏師也去歲翁年六十有一里中父老及諸
文學服翁善行言有司以衣冠旌翁而翁病矣
至沒神氣如常念佛不輟翁其往生安養者耶
翁諱涑字彥東別號南泉居士其先汴人宋建
炎中徙杭之江干再徙城十傳至翁祖曰旻冀
州知州昇之弟父曰良玉母沈氏兄弟七人翁
最少六歲失母繼李育之長出贅錢氏南京戶
部郎中俊之孫女生一子卽梁娶宋氏孫男二
長文煖聘庠生宋某女次文煥未聘孫女三梁
新卜地于錢唐西山舊龍井之原將以今歲己
丑某月日葬翁而乞銘於余銘曰

嗚呼徐翁生戊子沒戊子六十一年爲善而已
不言而飲人以和使人之意也消古稱溫伯雪
子而翁其侶震丹國中減一念佛誦經之善人

快雪堂集卷之十四
極樂刹中增一聽法行道之開士翁神已超翁
魄寧死翁悅永藏龍井之里銘翁者誰國之舊
史

快雪堂集卷之十四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墓誌銘

楊兆開墓誌銘

楊生兆開與聞生子將鄒生孟陽俱西安方孟
旋高足也余得方生于南雍比歸西湖益相親
三生者因方生納贄咨商文藝去春孟旋假館
靈鷲聚所知五六輩爲濟河焚舟計而徐生孺
子忽病歿於子將家孟旋遂以柩歸而兆開者

子將姊壻也七歲而孤十一爲聞氏養壻與子將輔車相依以切磋其學術人品者幾二十年今歲文課楊生獨猛進余厚期焉至冬十一月一疾不起方生自西安赴哭之信宿而去以書相聞余始知之一歲之間隕徐生復隕楊生而孟旋子將兼預其戚豈非斯文之厄耶然子將之痛楊生尤深已按子將所爲狀生諱啓元字兆開漢太尉震之後歷唐宋代有顯人誥勅具載譜牒中其先華陰人後遷閩復遷四明曾祖

儻始遷武林定居焉祖仲富好行其德人負千金不責償號爲長者父世華讀書未遂三世俱有隱德生生而穎異五歲授書日數行下七歲失父母繼之哭踊如成人依于祖祖爲納聘聞氏無何祖又歿外舅憫之收歸與子將共塾而學生事外舅若姑猶父母也而弟畜子將一家無不宜之生自幼明悟堅忍有大志或憂楊氏家瘁不堪習儒勸外氏入貲爲藩司掾生不可泣曰吾父讀書半生攻苦未遂兒冀述其業少

酬之奈何甘爲人役耶遂令竟學以勤瘁得嘔
血疾十三試爲文雄快喜遷史好臧否古今人
物稍長豪于酒高視闊步不可一世亦多忤物
甲午試有司不利益下帷發憤得怔忡疾自此
學益粹文益老而名亦益起庚子就試縱橫數
千言邑大夫劉公大奇之是年始籍爲諸生又
四年竟以青衿歿傷哉生近歲留心性命之學
儒先理窟日夕研討屏絕嗜慾忍人所不能忍
清羸多病頗問津衛生家言間入筆記步趨談
笑斤斤老成一變其傲睨雄豪之習矣生自幼
孤苦成于外家故視子將如手足稱最相善朋
友則鄭瑞卿鄒孟陽開化張懋良後又得嚴印
持忍公季方三昆季他無雜交昕夕切躡長善
救失不憚深切諸君子畏而親之所師事惟方
孟旋與余生性至仁孝遇父祖忌日茹素戒飲
未祭不先食事外父母忠謹更效規益持身嚴
密不苟嘻笑雖閨闈間亦無墮色嘗語子將曰
吾無父母而有父母無兄弟而有兄弟擬終身

無析居以終此樂然爲楊氏蒸嘗計未免別立
堂構柰何因哽咽泣下然居甫就而疔發不及
遷以歿初疔作不知其爲疔也觸犯禁忌遂不
可救豈非命耶春秋二十八娶聞氏子二女一
俱尚幼銘曰嗚呼楊生始豪卒馴屢變屢上其文其人孝弟
忠謹天之所伸未壯而夭回也則仁孰促其筭
而亨之名我作銘詩耀之千春

有明塵隱馮季公墓誌銘

季公諱某姓馮氏字忠卿別號季山晚而築室
苦吟顏曰塵隱遂稱塵隱云公之先居海鹽大
易鄉宣德間析縣爲平湖人高祖某徙京師祖
某由順天鄉舉仕爲遂平令又徙平湖生給諫
公某以抗直外謫不竟厥施而以忠厚孝謹昌
其後長子太僕公某以三品滿考贈遂平令以
下如其官家聲益赫赫大公之前有仲早天公
爲少子生于常熟官邸父夢神人手褒衣生授
之而孕及生子以爲貴徵公幼清羸又失恃給

諫公憐之甚不欲其苦伊吾而公益勤髻歲卒業經書善屬文出其流輩十六補邑諸生一應鄉試不售乃遊南太學益肆力于文名高數奇凡四應應天試終不售有將登名而失之者蓋竟以褒衣終矣公自幼有至性十歲哭母屠哀毀如成人而事繼母徐如其母或示之間莊語謝之終不言間者媿止卒以孝聞給諫公家居獨季在子舍侍養曲盡誠款給諫公安之甚給諫公好施與極盛賓客公一一供辦先意以待

又於郊外飭池館蒔花木從給諫公嘯詠其間給諫公每對所親曰榮我者長子逸我者季也如是者二十年比太僕公以終養歸念老親甘毳獨煩季將割奉歲佐其半而公不可曰養而償謂子何仲之天也從父命以次子禋沒之所遺田宅僮奴法當入沒者公爲禋受五之一餘推與太僕公均有之人多其讓太僕公物故里中豪少年齷齪其孤禮公捍衛之甚力身自對簿請于直指使者卽窮治有狀願以身坐旣抵

豪少年法而公又請寬之曰寬之或薄孤禮怨
耳人以此益服公長者先是邑有漢塘自西郊
屬之郡延袤四十里水齧塘善崩給諫公歲繕
之不廢行路誦德而齟齬者反以爲詞指德爲
怨乃公益矜之代責爲德不休曰先大夫之志
也自族屬親友迨一面薄識鄉閭道路之人婚
嫁喪葬一切有急無不赴之如響貸子母不能
償者立焚其券惟恐傷其意他如掩骸骼甃堦
梁施茗粥耳目所及無不勸爲之義居之廢於
族人者復之已從太僕公置義田贍族矣又割
已田若干畝人給之一山東人客湖與妻女俱
溺歿公棺斂資道里費歸之蓋千里誦義矣公
所新古忠賢廟貌甚夥而浮屠老子居僅十之
一人問之曰吾自用吾家法耳公形癯神挺額
慙慙如有憂然氣和語莊進止皆有恒度而胸
次灑然與人交終身無亢色亦無媒語閨門之
內斬斬如也自少留意詩律晚遭多事吟咏益
盛步趨王摩詰劉文房居然入室所遊遠不過

金陵錢塘而興寄畱連弔古貌物新語勃發所著小有集若干卷藏家塾卒年五十有七太史華亭董君狀公行事而咯嗟反復於公之孝云親見公於父母忌日必設像祭嗚咽不成聲赤腫承睫若始居喪時又于給諫公所御几杖圖書屬寸木片紙雖極朽壞謹襲而藏之無恙其病咯血得之苦塊間公諸媿行皆從孝生宜從貞曜淵穎之例私謚公孝馮季子允哉嗚呼以公之篤行而籍未脫諸生年未登中壽遇不酬德惜哉子四長伯禎次伯禋卽出後仲氏者次夢日殤又次慶孫殤女五禎禋自幼文學斐然俱受經於余又俱嘗割股截指調羹以進希愈親之疾能世其孝蓋給諫公之家教遠矣沈孺人舊葬縣之德化二都呂家圩不吉遺命改葬得兆于某都某圩今歲乙未某月日禎禋等將合二尊人之葬乞銘焉銘曰

惟孝馮季惟民之式親安其養族懷其德曾羅墳典手揮珠璧宜紆青紫而老逢掖宜躋耄耄

而餘五十挹彼注茲君子之澤于千斯年視此
銘石

處士懷耕許君墓誌銘

吳中最勝處爲洞庭兩山其人民淳朴習賈而
好客賈迹遍天下而遊屐亦來四方余遊兩山
主東山許生志問其父懷耕翁年且八十而視
焮趾安風貌甚古余甚敬之年八十一而逝余
方婚仲子未及弔翁之喪而志問匍匐西湖乞
銘翁墓嗚呼翁孝友忠篤有先民之遺行是宜

得銘按湯孝廉狀翁諱某字完之別號懷畊世
居東山曾祖安祖行父必能母顧家世積善以
至于翁垂髫侍父賈金陵卽稱心計冠而孤棄
賈養母以孝聞母不樂厚費翁屬族人忠謹者
以餽進母日享甘脆而不知出于翁如是十餘
年母卒毀瘠如禮歲時伏臘必懸兩尊人像中
堂前二子道說艱難誨之成立言與淚俱家世
善賈族人能賈者任之推心置腹人樂爲用業
以益饒翁性坦直與人交洞見底裡不侵然諾

狗人之急解人之爭人卒負之不形于色尤好
施與有求于翁無不量力周給不傷人意法海
靈祐封山諸浮屠下逮津梁道路力可治者悉
出重貲修葺積而能散翁寔有焉性善飲或對
客達旦雖沈酣無酒過壯歲喜讀書能通大義
至古人興廢感慨道說靡靡可聽人樂親之晚
年構亭榭聯耆舊結社其中日歌呼樂飲不倦
人謂翁壯而能勤老而能逸孝以事親義以教
子孫其信然乎翁之將卽世也先一月呼伯子

屬治後事且命伯子往留都謁謝顯者伯子有
難色徐曰汝往吾尚未憊戒半月返如之歸之
六日呼諸孫環坐共飲已沐浴就寢晨起扶杖
至書室囑其子家事百許語少選坐中堂呼子
子至而逝翁生平未嘗學道其臨終一段光明
如此抑何奇耶從儒者之談亦所謂得正而斃
者矣子二志問志聞孫四明輔明寅明臣一未
名志問等將以明年辛卯仲春之某日葬翁新
兆于祖塋相望也銘曰

快雪堂集 卷之四
生於斯歿于斯葬于斯使莫釐如珪具區塵飛
許翁一丘秦山四維有如皎日我此銘詞

吳諸生陸元星墓誌銘

元星吳人諸生陸介吉先之父吉先從余遊才
美義高吳人尚之謂有父風余以故知元星元
星諱拱辰元星其字故亦爲諸生聲藉甚已去
之從俠遊興到飲酒無筭而平居若不勝杯酌
喜作詩嬉笑怒罵皆以詩篇什甚富亦甚工嘗
從友人五遊楞伽山飲至後夜得詩云天上餘

孤月峰頭聚五星爲人所傳誦吉先欲彙次成
集而未及也元星內行最修父性嚴重曲事之
甚得其驩心繼母周少元星一歲元星事之謹
父沒益恭鄉人稱焉親交不過數輩垂髫至白
首意氣彌敦性好直言不容人過人或愠之不
爲動後無不感悅歿之日弔哭盡哀此可以觀
元星爲人矣其先居闔門外之下塘國初諱憲
宗者遷楓橋之江村憲宗生文漢文漢生震震
生韜韜娶呂氏生元星子一卽介卜以四月二

十日丁酉葬元星竹塢簞帽山之麓先輩管登之所讓地也乃屬樂晉作狀某作銘銘曰竹塢之山如簞笠出已入亥惟吉宅左顧右盤中鬱鬱前臨太湖宵莫測陸生嗜酒氣超忽弓藏劍韜白日匿土中埋玉真可惜不在其身後宜出衣冠繩繩瞻墓室高山可夷谷可實此墓此銘永無極

明九州翁君墓誌銘

余一再至洞庭東山聞翁君名而不及見翁君蓋有巖穴處士之行而隱於賈者耶翁君旣沒而其子啓隆价友人沈生樂生以誌銘請嗟乎鄉閭之善有足述者烏可令坳坳也按狀君姓翁氏諱某字實甫別號九州系出思昭王庶子其先大梁人建炎南渡諱承事者以千夫長從至吳樂東山風土家焉子姓曼延遂稱巨族承事至君十有八世父諱某是爲梅林公母席氏兄弟三人君爲次少英敏讀書能了大義家世習賈君旣長不欲以勞遺梅林公乃棄章句挾

貨遊清源清源爲齊魯燕趙之衝萬貨所聚而君以心計課其出入不爽毫髮於兄弟間獨稱善賈又矜然諾好行其德人益多之遼客以數百金市亡失廿餘金君曰爾金止是乎曰然君曰試較之較之始知亡失廿餘金笑出而還之欲酬其半君曰不可吾利其半何不全匿之客感謝去鄰舍遭火主人遑遽無所出君立出錢數十緡召衆集水滅之主人償錢固辭不受里人客清源者甚夥會疫作死者卒無所厝君首

倡建義阡客襯自此歸矣君性倣儻好義出於天性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澤枯潤虛之事灼灼在人耳目者不可勝紀大率皆此類也君事父母甚孝起居甘脆必曲當其意意或不怡多方娛之悟解而止梅林公沒君自旅邸奔歸喪葬如禮與兄若弟處友愛如一人或勸之分煙君曰兄弟手足寧忍割乎卒與同財者二十餘年其篤于天倫如此君中歲家益裕子姓彬彬成行幡然曰人生貴適志耳悉籍其資屬之

子若姪亟束裝歸築別室舍傍雜樹佳木名花
日置酒與兄弟相娛樂客至必留飲笑竟日美
日招邀朋舊登山臨水必極其興如此者近十
年而卒夫人生一世隙光電影壯而不竭力奉
養以勞遺親悠悠以生是謂不仁老而不尊生
樂志代子孫勞忽忽以死是謂不智不仁不智
是謂人禽翁君於是乎賢矣人或以不得下壽
爲翁君惜余謂不然彼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
者雖活千百歲豈可謂壽耶銘曰

懿茲翁君賈服而儒孝恭慈和表于鄉閭五十
之前君也則勞五十之後君笑以敖勞以寧親
逸以尊已一張一弛先民之矩鬱鬱新阡水深
土厚君乎居之天長地久

兀齋幻齋二比丘塔銘

兀齋幻齋二比丘俱出襄陽鍾氏爲同祖兄弟
同師攝山素菴法師稱高足素菴兀齋於俗父
子也兀齋諱如慧母汪腹之時父已投南陽留
山寺出家寺卽唐丹霞禪師道場也慧三歲不

語一日父歸省其祖一見喜曰我父子同出家
去家人異之五歲失母養於伯母江卽幻齋之
母也慧幼習世典略通大意會素菴師習講京
師請于叔氏北省父遂祝髮時年十三歲耳初
聽講楞嚴至徵心辨見破五陰魔處愕然自失
乃登壇受具晝夜六時除聽講外卽跏趺習定
兀然如槁木者三年同學呼爲兀齋以此一日
定中見大光明身等虛空出定嘆曰無身之身
形充八極無心之心照窮萬有自是內外典籍
寓目卽了無滯義矣素菴師住攝山棲霞賴以
輔弼叢林晚得幻齋諱如念爲人溫厚老成嗜
學經論如渴二人同心執侍如阿難難陀以故
棲霞法席爲江南最慧念二師俱善達觀禪師
觀方佩南宗心印勘辨諸方而二師與之出入
議論時蒙許可其人可知矣乙酉閏月觀將歷
五臺登峨眉臨別謂二師曰吾與而輩交以法
義非以情識今而後以游咏教誨爲妄想以寂
靜輕安爲昏沈有緣卽晤俱以所造爲証據於

是念師獨送觀渡江而慧師掩關不語閱宗鏡
諸書妙悟益發其年十一月本菴不戒于火且
逼關慧師不動曰身如幻化且定業難逃併焚
何恤言訖火滅而念師是時講法華埤城法雲
寺預知圓通火災特遣行人往詢異哉慧師嘗
授尊勝神呪及伏蛇虎呪於梵僧遊太岳山忽
有數虎咆哮而來密持前呪虎卽馴伏嘗偕法
侶南行至孝感縣某寺訪同叅秋潭其夜盜百
餘卒至咒力冥加盜覺有千萬僧不敢犯遁去

慧師神異皆此類也丙戌十一月初七日慧師
忻然謂弟子曰我願畢將去矣遂七日不食而
精神挺然至十三日端坐將逝弟子請曰著恁
麼衣好曰不干他遂逝是日冬至也其夕達觀
師在京師之潭柘夢慧掉臂西行而無侶呼之
不荅訃至方驗其異慧化後色如生十九日茶
毘遠近致香供以香代薪法弟如定等收靈骨
還攝山塔於龍化菴之後是月二十八日也又
三年戊子十一月十三日慧師方大祥而念師

忽嘆曰我更十日逝矣至期果逝與慧師同塔
慧師生嘉靖癸卯某月日化萬曆丙戌某月日
世壽四十四僧臘三十二念師生嘉靖辛亥某
月日化萬曆戊子某月日世壽三十八僧臘二
十五方今叢林衰替二師俱精進光明幢使不
奪其年庶幾哉爲大法梁棟而竟爲報緣所局
未終下壽遂棄人天傷哉時達觀禪師在棲霞
走書某乞銘其塔遂敘次其事而係之銘曰
襄陽鍾氏佛生其家應真從之如粟似麻北學
經論揚於棲霞父子兄弟同根共花慧也阿難
念也難陀左提右挈倒囊縣河如彼大樹兩枝
相扶青葱蟠鬱蔭庇孔多惟達觀師持不二印
爾慧爾念曾蒙與進移書南來吾斯之信一字
加褒豈敢以吝

楞嚴寺了然關主塔銘

了然師吾密藏開禪兄之籬髮師也師素與達
觀師善藏兄以師故得事達觀師萬曆癸未師
閉關東塔達觀師與藏兄時棲止焉一夕茶話

偶及德山托鉢因緣達觀師示偈云托鉢因緣
不甚難耳邊密啓卽幽關師疑益甚無何達觀
師藏兄相繼北遊會楞嚴新復迎師關於東靜
室達觀師故居也師體貌清羸神氣和粹最喜
誘接人少年研精講業久之知非叅雲谷和尚
看無字話間有發明而不自肯然從此教義益
徹每拈經論旨趣示人直截明快聞者無不擊
節師生平多病所至輒掩關人以關主稱之藏
兄之禁足臺山龍翻石也忽夢五齒落掌上血
跡宛然閱數日得師書備相誨切中及托鉢因
緣自通所得因請達觀師印訣藏兄以師所見
頭過尾不過不相肯也報書旣達師遂遷化藏
兄聞訃于東昌時達觀師過夏靈巖夢雙幢一
倒于南一倒于北次日藏兄至以師訃及臺山
無邊老宿之訃告師之化也合掌呼達觀師垂
光攝我至于三四無邊亦然一念感通萬里不
隔水月交光針石相引寧爲異哉師諱能弘字
了然一字休休嘉興縣王店鎮欣氏子生嘉靖

癸卯某月日化萬曆戊子四月某日世壽四十六僧臘三十晚蒙聖母千佛袈裟之賜藏兄將奉師靈骨塔於楞嚴方丈後而某爲之銘銘四十字曰
師骨嶢嶢師神蕭蕭逃講入禪出谷遷喬半生掩關不踏塵囂楞嚴再興如日之朝師塔在焉其永勿搖

妙峰覺法師塔銘

余之信台宗也妙峰師實啓之時盛夏掩關拙園從淨侶課西資之業師扁舟見訪深談一心三觀之旨灑然契合不自知其膝之前矣師梵相奇古身不踰中人而言論風采如火火輪不可櫻觸於時江南有二法師師與東禪月亭得師師出東禪之門東禪不專賢首而師獨精天台遂有同異然其妙辯從橫凌厲千衆俱東南無畏光明幢也相繼卽世傷哉師諱真覺別號妙峰蘇之崑山人俗姓王父君錫母鄒鄒夢天衣覆體遂娠娠時父夢道者寄鉢久之復夢取

鉢而師始生師少不樂俗已畜妻矣偶隨方僧
遊杭州遂投鍋子山僧薙髮受沙彌戒時年二
十居月餘往蘇州依竹堂寺虛白禪師受具
戒是年掩關讀楞嚴於崇明壽安寺比再至竹
堂與白論議其鋒已不可當矣白知非常器指
往吳興謁月亭法師聽講時演法華且半而師
至苦爲聽衆所抑雲菴道元師時首衆憐之爲
言亭錄置下坐師以故終身師事元罷講之明
歲卽演法華於杭之鍋子山其冬赴天台請至
會稽得喉疾夢緋衣神人持大刀而前告曰師
緣未至宜速返從之明年台僧復堅請師以前
夢不欲行復夢前神人告曰師緣至矣我當護
師行時嘉靖甲子歲也台之道俗初習邪教師
奮妙辯一掃空之皆知念佛求生西方其臨終
往生有明驗者甚衆自甲子至己丑廿六年歲
無虛席遠近嚮風學者尊之曰妙峰法師所講
楞嚴若干座法華若干座妙宗鈔若干座惟法
華玄一座而已所得檀施俱鏤經板行世臨終

作刹那三省知師正念如城不可動亂也僧臘
三十二師宗天台之教化緣又在天台其全身
舍利舍天台何從哉弟子傳燈塔師於高明寺
之傍真實居士題曰嗣天台教明妙峰覺法師
之塔而繫之銘嗚呼師嗣天台宜葬天台以塔
爲舌其聲若雷師與天台是一是二惟明眼人
離是非是

羽童墓誌銘

羽童者鶴也已卯冬都閩鄧子龍所惠甌然一
雛身灰色鳴不成聲畜之挹秀莊使莊丁孫老
主其食羽童徘徊湖上飲啄得所辛巳春余返
攜李挹秀莊亦歸他氏會先君營拙園成乃居
羽童拙園五月至七月余從道侶結制于此羽
童者頗得聞經梵之聲施食臺齋飯亦羽童盡
之顧不能厭魚腥如湖上時矣賴余婦遣給經
旬一飽然其處空闊草木蒼翳有池半畝優悠
其中毛羽漸長而聲漸高是年秋遂汎頂赤如
火齊亦漸能舞翩翩就人余及先君子甚愛之

先君子復置他鶴二與羽童共處不甚相協父
客某媒而歸之項氏以易道書羽童爲雄後得
一雌送之拙園謂羽童且婦畜之矣而竟不可
遂歸之天寧銘上人豈羽童好孤處耶或曰配
鶴者置雌雄令隔垣彼此鳴聲相和則偶初不
令相見鶴以聲交理當有之余爲羽童嘗修而
違其習宜其相距耳一笑因嘆世人之苟合者
曾鶴之勿若也畜一鶴月費米若麥二三斗魚
鮮不與焉歲計之費當不貲貧家勿堪非羽童
靈黠可愛若此則久裁之矣羽童初來畜竹竿
巷寓余婦親噉食之踰月比至拙園或歲餘不
見見輒鳴舞就之啣衣投懷或反喙向曾而觸
余婦曰是識我求食耳故最喜爲羽童營食余
至亦然努唇向之作聲則長鳴相應聲徹雲表
或久不至則飛鳴追逐徘徊顧盼若甚喜者數
至則又不然人有窺園或闌入輒高鳴以警守
者遇童豎則追影而啄之或傷額盧流血被面
大人則否故童豎甚患苦之先君子病中羽童

忽亡去後數月復來則爲鄰家所執刪其翼俟
翼長而來耳後再失之知爲某監生所獲遣賄
其僕乃入余刺羽童復還余不才爲時所棄羽
童者故是山中佳伴山居一定當亟迎羽童每
與婦言之而僕夫誤聽謂余及婦欲迎羽童至
武林去歲余兩至拙園羽童無恙比九月此僕
夫者竟與園丁成謀以羽童行縛而固之中道
竟歿余及婦聞狀惋嘆不已羽童以巳卯至處
拙園七年湖上一年乃收其骨塋周瘞之先人
墓側表曰羽童墓羽童有知其翩翩鳴舞而媚
先人于泉室乎然自是無煩余孺人營食矣銘
曰
爾翼穿霄爾聲徹雲爾有異質何爲糜于稻梁
而以聲色媚人嗟嗟羽童我爲爾主八年于今
縞衣玄裳載舞載鳴不以事余其以事余先人

快雪堂集卷之十五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墓誌銘

鄒母羅安人墓志銘

嗟乎余安忍銘吾羅安人哉安人之子爲余同年進士安福鄒爾瞻元標丁丑未秋江陵相奪情事起諸君子執綱常之說直之而不得方同日受杖闕下而爾瞻之疏上又二日受杖戍都勻戍五年而天地廓清正人彙進爾瞻召拜吏

科給事中天下想望丰采謂太平可立致諸君子驟至大官上者爲尚書司喉舌下亦不失侍郎都御史獨爾瞻以直忤時再逐再徙僅至南刑曹郎家食士林無不扼腕嘆而羅安人春秋且八十幸有子爲直臣名滿天下然生平未嘗一日釋憂患僅以爾瞻南刑曹郎秩滿身後得一命之贈亦可悲已嗟乎余又安忍不銘吾羅安人哉按狀安人姓羅氏諱某安福之同水鄉人少保左都御史迂齋公五世孫也曾祖才順祖厥凱父宸及笄而歸贈公贈公儒而蹇館穀他郡邑歲杪一歸夫妻相守僅數日而又半爲親賓所奪安人總家政奉尊章擘畫有無無不治辦內外賢之爾瞻登鄉舉之歲失贈公安人稱未亾人又三年爾瞻成進士人方爲安人賀豈虞半生憂患自茲日始耶爾瞻之戍也母子不能割遂奉以往旣不任跋跣中道而返倚門灑淚望夜郎之天不知凡幾晨夕比賜環母子相見而喜可知已爾瞻拜給事中奉安人在京

師爾瞻南謫奉安人在南京爾瞻自南曹徙郎
吏部驗封奉安人歸故里而單車入朝明年以
告奉安人於家又五年爾瞻再起驗封忽得旨
南調又奉安人在南京癸巳爾瞻當考績如京
師忽有歸志以白安人安人喜曰吾豈需一命
榮耶幸與汝偕隱歸而母子相守者又六年巳
亥春竟以哭江安人致疾不起傷哉安人性慈
儉敬禮賓客爾瞻交知遍天下安人委曲將迎
務盡客之歡蓋不減陶母風規巳人有以窮迫
告者極力振之不愛簪珥教戒爾瞻必朝夕天
之曰母多言毋道人短長爾瞻之在諫省也最
後有所紕二大臣天偶大雪安人問二大臣歸
攜家乎爾瞻曰有母怫然曰天寒途遠何不俟
春和而憂人母爲又數日同年曾御史乾亨以
言事譴安人從鑪頭歎曰雨雪霏霏曾御史可
念言訖淚下其感事激衷用意忠厚類如此安
人老而康視聽步履如少壯人壬辰癸巳間余
官南京與爾瞻往來甚密知安人尚未釋米鹽

允務也其卒也以醫誤爾瞻哀恨再三念爲人子不可不知醫孝子之哀亦何窮已春秋八十字二長元梅娶某氏次卽爾瞻娶江氏封安人孫爨爾瞻卜以某年月日奉安人柩葬於折桂鄉皂坪山而某爲之銘銘曰
爲臣死忠何母之顧忠而不死母也可賀阻險艱難有母足欣况也周旋十有六春一命非榮八十非壽是母是子天長地久

沈母王孺人墓誌銘

王孺人諱某叅政俸之女世居吾邑之聞溪嫁沈氏爲修撰自邠之配修撰公父曰副使其副使公父曰叅議某累世鼎貴僮奴數千指江以南名家屈指長溪沈氏而王自叅政公始以進士起家與副使公先後登朝邸宅相望十里而近以故最相善孺人又早慧擅閨譽遂委禽焉及筭歸修撰公修撰公弱冠成進士首選讀中秘書名高天下然文羸不任勞內外事俱倚辨孺人癸未夏修撰公持節歸而孺人業以覃恩

受封勅冠帔而拜兩尊人又諸孫俱生邸中至是相見兩尊人爲一解顏其明年還京邸戊子修撰公覲危病而副使公亦病于家孺人侍修撰公經月不解帶至刲股以進僅乃得安又內憂副使公比聞小間遂力勸修撰公圖歸柰何以榮名易一日養旣歸父子相見皆從瀕死得生慰喜之甚是時修撰公地望清重柄簡非遙內外四尊人俱以金緋在堂諸子如玉英英膝下又享素封之饒閨閣際遇人無不艷稱孺人

矣明年己丑秋修撰公卽世孺人欲下從所天則謂老親諸孤何迺抑志而御粥糜不三年繼哭二尊人及叅政公夫婦又先後殤幼子長女神理慘酷世所未有孺人以煢煢一身撫二孤而支素封門戶茹茶飲蓼何足喻矣余季女字孺人仲子在修撰公身後丁酉甫十五聞孺人病勉爲成禮入門數日而孺人下世天乎何遽奪孺人之速不以庇諸孤耶孺人少有慧性通書史作字有楷法刺繡紉製無不工妙事父母

舅姑曲盡孝謹姑錢恭人性莊稱難事旋亦喻
其精誠執所天翁姑三喪自卒哭至大襄事無
不如禮事修撰公終始相莊無惰容忤色撫子
若女慈而能誨庭下肅然諸僮僕以莊見憚然
均勞佚別勤惰雖大紀綱家素封者無敢不唯
唯聽命族黨姻舊歲時推恩悉如先世故事而
加腆焉性儉而樂施雖處華腴不減布素然喜
植善因有求必應孺人明達世故善持家政知
大體晚遭逆豎之變必致討焉雖靡金錢不惜

也自修撰公父子相繼卽世人情萬端豪奴悍
婢陰懷窺伺家柄漸就凌夷非孺人一振肅之
沈氏幾殆今二孤已長家聲有托孺人可瞑矣
孺人春秋四十有二丈夫子二麟禎鳳祥女二
長字黃承吳將嫁而殤次適項鼎鉉孫一豹孫
鳳祥出孫女二麟禎出嗚呼若孺人者可不謂
明智婦人耶麟禎卅以今歲己亥四月之某日
奉孺人柩啟火字圩新阡修撰公墓合葬焉而
余爲之銘銘曰

已丑以前一孺人也如春之榮也已丑之後又一孺人也如秋之零也夫存能助其名夫死能支其傾誕生鳳麟以嗣家聲是可以銘

黃母陸恭人墓誌銘

陸恭人者故中憲大夫湖廣貴州按察司副使黃公諱綜之繼配也副使公始娶葉恭人生三丈夫子長正色次洪憲俱先後成進士官翰林侍御史通顯于朝稱黃氏令子然自兩君爲諸生時葉恭人業已先逝而嗣爲之母者陸恭人也自古及今爲繼母者率仇視前室子其視前室子不爲仇而比于子數式穀均養者十不能一也至身沒之後爲之子者思葉不忘語及輒泫然欲淚者百不能一也豈惟百不能一卽千萬不能一也以十百千萬中不能得一者而獨得之陸恭人吾以此信恭人之賢而黃氏諸子之孝也恭人之先爲淮之穎上人元季有勝二者避亂武塘因家焉入國朝傳數世爲彥英彥英生耘耘生畦以輸粟助官旌生二子曰鶴曰

鷓鴣生三子曰垠莊垚鷓生中丞邳號篋齋先生爲嘉靖間名臣而垚以太學生爲新建主簿娶徐氏生三女而恭人爲之長以乙卯歲歸副使公爲繼室恭人至而子三子一女如子也事其姑張太恭人如母也其明年丙辰副使公成進士張太恭人喜曰吾兒屢蹶公車陸氏婦一入門而成進士其何福如之矣無何三子俱成立相繼娶婦恭人與三婦俱相待如賓無幾微見于顏色蓋四十年如一日也者伯仲相繼登朝一切資斧俱取給于家副使公以儉訓頗難之恭人曰先世幸有負郭而二子不欲家于官曷不往遺之以成其廉副使公勉從之副使公筮仕武部至守皖臬楚恭人皆從晚調貴升不行遂請老尋終于家恭人稱未亡人者二十年側室相依守節終身無間言生平勤儉嘗躬紡績一錢一縷不爲妄費三子所致祭錢或羨儲以助孫曾婚嫁無論子姓卽臧獲賤冗待之有恩或有失意不加譙呵以故人人懷德焉伯子

正色初以丁卯註誤幾不免矣而得白人且弁
髦之會副使公老厭事遂任以家督米鹽瑣屑
無不問焉伯子良苦恭人從容曰男子志在四
方兒願讀書成名奈何煩以葦蕪筦鑰副使公
感悟立遣就學癸酉舉于順天丁丑成進士恭
人曰今日所就視米鹽瑣屑孰多伯子每對人
言之不覺涕泗之汎瀾也恭人春秋六十有一
無子子前室子三正色福建按察司副使娶陶
氏封安人次洪憲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
讀學士掌院事娶沈氏累封恭人次正憲太學
生娶朱氏女三孫男五正色出者承乾庚子舉
人娶于氏承蒼聘陸氏洪憲出者承玄山東布
政司右叅政娶屠氏封宜人承昊郡庠生娶沈
氏正憲出者承幃聘沈氏孫女九曾孫女四正
色十以明歲壬寅某月日葬恭人于夏墓之新
阡從副使公兆禮也銘曰
母而繼也繼而賢也賢而思也可以爲難矣銘
而傳之永勿刊矣

小雲堂集 卷之十五 九
繆母周孺人墓誌銘

吾友常熟繆仲淳之所生母曰周孺人仲淳義俠自喜徇人之急不顧其身及家孺人已年七十餘而數千里從豫章徐先生於西北贊開田之畫竟不及視孺人含殮傷哉按狀孺人姓周氏少孤依兄嫂適故漢陽府通判諱某府君爲次室漢陽元配曰孫孺人無子孺人以良族女德見選卒生仲淳而漢陽老矣漢陽爲吏清白比罷歸太孺人沈猶在堂甘脆或不以時進孺

人亟脫簪珥躬紡績以佐之太孺人安其養者凡二十年又能以禮下孫孺人飲食必致豐潔曰無令以子女非已出故而傷其意孫孺人安之甚至死無間言漢陽物故仲淳始年十三孺人擇師傅教之甚嚴旣長負氣喜任俠孺人呵之曰而父以明經起家爲清白吏兒不能從先生長者遊勉嗣父業乃與俠少年伍是奚賴耶仲淳始痛自抑謝去諸俠少年折節下先生長者儒人之教也仲淳交遊幾半天下尤厚密者

華亭徐文卿康孟修金壇于中甫吳江周氏叔
季及余十數人而已仲淳少年有四方之志如
干將莫邪精色射人不可抑遏比遇達觀可禪
師有所開發始盡悔其少習而知已縱談或酒
後則狂奴故態猶在諠可不謂烈士哉其北游
也屬孺人於康子孟修賴以棺殮孺人臨沒所倦
倦者憂無孫耳時萬曆丙戌四月十八日也距
生正德甲戌五月廿二日年七十有三嗚呼爲
烈士母可以無憾矣孺人事姑及嫡以孝謹聞

訓子義撫下慈於宗族親姻曲盡恩禮薄自奉
而好施忘人之怨不忘人之恩孺人之賢又有
不待子之賢而顯者子一希雍卽仲淳娶朱氏
女一適同邑秦達善早寡仲淳擇地葬孺人幾
徧浙以西山水而卒定於宜興某山之原南去
漢陽孫孺人之墓不數里銘曰

嗚呼孺人下嫡以禮養姑致孝有子而賢宜食
其報陽羨之原土潔泉甘賢母之宅鬱鬱芊芊
惟夫與嫡不遠而南千秋萬歲魂魄其安

徐婦封孺人白氏墓誌銘

萬曆戊子夏某月日十九日吾友華亭徐文卿之配封孺人白氏卒于臨清之舟中文卿卜以冬十二月十八日葬孺人於湖州之趙村而乞銘于余文卿爲侍郎達齋先生諱某之第三子最賢其當官權璫不能難孺人爲賢者妻宜銘文卿所與交俱一代名士余最闇劣辱收習孺人之賢况命之乎余宜銘孺人孺人所以賢宜銘者八儒人歸徐未一月達齋先生捐館事姑

稍久姑安之姑患足瘍甚日夜侍湯藥不解衣交睫者踰月臨沒破肉戒引爲已咎誓三年蔬食贖之是其孝宜銘一姑遺簪珥當分孺人讓上下咸讓積歲月不果分讓自孺人倡之其他能讓類此宜銘二文卿少喜俠不爲家座客常滿中更事變遺業垂盡且盡孺人簪珥服御無吝容德色其度寬廣宜銘三文卿石交數人稱異姓兄弟生死不倍者心敬焉不減文卿每至供酒肴問所須惟謹不煩咄嗟能知友道宜銘

四文卿艱於子捐已貲納妾陸撫之如同氣而陸慙數忤孺人文卿怒誓絕之孺人曲爲譬勸至詣佛前懺解度中不可化更爲納田納朱田疾爲調湯藥死哭之甚哀飲食輒停箸曰恨不得與田共之朱當產子稍艱孺人色變心悸手嗣子元讓遍禱家先及神精誠所孚子應禱下孺人待姬妾關雎葛藟無遜匪直不妒而已宜銘五元讓者文卿仲兄季子嗣元讓亦孺人意憐愛之甚旣幼子生憐愛如元讓雙珠日明掌

中舊疾漸減乃以十六日間兩奪之奈何能不
死慈而殉宜銘六孺人生平無論妯娌已上歡
洽無間卽族若親稍疎遠者務好結之有急量
爲周助貸或不償終不索亦不言家人願移金
起息者謝不應察其有疾病死喪則損息勉應
之償日復損息之半婢或有過而訶訶已旋悔
旋慰以飲食誘遣自新其睦親厚下曲有恩義
大都若此宜銘七孺人清羸多疾而嗜佛三年
蔬食期滿感異夢遂終身不近葷血持佛號誦

經日有定課精虔如苦行頭陀笥中巨細物預
爲籍記病亟授鎖鑰而已呼婢出歛服一一嚴
辨戒文卿及家人無哭哭則亂吾神吾且生西
方淨土無苦忽又泣下曰亡兒當從吾葬文卿
以慧業開警之額唯唯眉端豁如臨沒之晨高
爲禱佛若無病苦者入戊兩手上下似結印而
盡從容生死之際雖丈夫學佛者未免退舍宜
銘八孺人諱某常之武進人光祿少卿仰菴先
生某之次女與文卿俱生京邸先四日兩父故
相善遂定盟焉孺人生嘉靖癸丑某月日距卒
年三十有六事文卿十有九年文卿名琰今官
上林苑監丞銘曰

嗚呼孺人女毘陵婦華亭生燕京卒臨清葬吳
興時姑洗日丙申歲戊子月嘉平後癸前丁隣
於太師文貞鬱佳城永勿崩我司彤管敢嗣爾
聲

明陳母誥封沈宜人墓誌銘

沈宜人者爲封刑部郎中陳公某之配而陝西

叅議夢庚繕部貞外嗣元之母也封公籍華亭
三娶而儷宜人於是宜人二十二矣封公儒而
才然食貧不問生產十九在外宜人躬井曰機
杼日暮操作不休而叅議公與其妹爲孫宜人
所遺俱幼宜人衣食其饑寒而撫摩其疾苦夜
紡績未中程趣起視之去而復回至于三四蓋
母之甚已出而二幼亦忘其非宜人遺體也叅
議公稍長能學封公督之學甚苦欲迫而成之
宜人中格之曰兒憊矣公幸無過督而移語之
曰兒無苦而翁過督昔人有以斷機喻者兒勉
之又私予之緡錢益市楮墨書籍叅議公感泣
從此益奮封公富交遊旦夕相過高談滿座間
有以隱事供抵掌者宜人從壁後聞之托故趣
封公入曰誰哉爲敗德語也者慎勿和之公色
變心懲嗟服宜人真閨中益友哉尊中酒不繼
密脫簪珥副之不使封公知嘉靖甲寅倭患起
中倭處處劉淫污所不忍言宜人以死自分誓
無污賊一日羽書至闐闐騷然封公倉卒從衆

買舟挈家避之小崑山未浹旬或傳倭至且擾鄉譌言不一宜人輒欲投清流封公固止之曰見賊而死未晚答曰見賊卽辱矣暮夜乘封公懈急起推蓬窓老嫗覺而呼封公急抱持之遷延五六月得入城幸無死其輕生完節如此初叅議公艱于子謀爲納貳已復舉女則再爲謀凡三納貳而舉兩子閨房緝睦俱宜人正憚溫調之以甲子宜人舉嗣元命參議公子之時叅議公已登鄉舉無何成進士門庭改觀其卵翼弱弟而誨督之甚于已子宜人朝夕舉籍兄寵而卒敗者某某教誡之曰爾慎毋忘而兄之誨也宜人性儉勤老而靡倦身先女奴績不休叅議先守湖洲又二十年元捧使權關稅于浙兩奉宜人行而紡績具亦從曰老婦樂此不疲也善綜家政秤薪數米卽少羨不輟曰吾念吾之窘日耳然不吝施捨封公及二子交知有急無所不應蓋宜人識見深遠濶大有丈夫之畧雖錙銖積之而不欲錙銖用之封公將終數月歎

曰吾年近八十死固其分兒倖已成名賓客吊唁者且踵至惜無一堂爲正寢耳時參議公宦遊京邸繕部方舞象莫之任也宜人曰吾庾中所節約日食之糧已得數百斛總任績之入又聚得若干緡無以不給慮謀諸親之厚者與僕之諳者鳩工飭材不兩月而封公逝費金錢三百餘鍰出宜人經營者十之七宜人兩膺綸誥冠帔婆娑而卑躬約已無改貧日且厚自挹損若不克終者而諄諄二子惟訓廉訓慎訓以力行

行方便參議吳興之政平恕不苛至今人歌思之而繕部在浙尤務寬厚其去也商民刻石頌德皆宜人之教也宜人操家尤謹愆者祀事歲時蒸嘗竭脩誠悃自五世祖妣而下凡遇忌日必豫潔修灑奉爲虔告封公或出稍遠歸不及豫則詫曰吾不先期告故耳責在王婦語未旣而粢盛束芻已錯陳几案矣封公初儷唐孫俱不久宜人每祭輒欷歔系時曰此猶吾姊而忍薄之二姓弟若侄與之有恩唐宜人淺土久不

克合葬出紡績之資封而樹之屋而垣之曰此而父志爾速成之幸及吾目孫宜人之寔也語叅議公曰而父貧歛必薄今爲治槨必力無少靳其厚於兩前婦如此祖宗丘壟時時遣人葺治必問松楸無恙始卽安墓旁田求售者不吝厚直收之隣有朱某者貧若洗垂涎厚直托所親以告願徒先骸骨而歸地宜人撫然語二子曰某貧矣能再瘞父母乎是我水火之也無已則用之乎迺厚周之竟不納其請宜人仁心爲質自親迨踈無所不加厚女之嫁張者困於盜來歸給養終身又嫁其二女侄女歸黃者貧甚竭力周之已其婿從異途得官喜曰從此可藉升斗活矣囑二子曰爾兄弟其極力噓植之令久于官安汝之姊以安而母封公時與其叔父二人不相謀見輒忝自匿會仲疾卒季一日以好過臧獲猶吐舌憚之宜人曰此叔父行也侄之婦當以禮見寧自外乎延之入內舍正席飭之覩其衣之敝垢也出笥中一縑願以備大人

澣濯欣然納之從此愧悔而益篤和好比死喪之如禮不惟惇倫且以已怨其識丈夫不如矣晚年奉佛持齋素虔且久每戒家之人不輕宰殺大漸無昏逾亦無楚痛言不及家惟少子在朝以微念之已而曰身爲朝廷用何暇顧其私乎慎勿發長安書頃之安祥而逝繕部在邸亦心動會得家報請急不二旬俞旨下又二旬力疾抵家後宜人含殮三日矣宜人先封安人次受今封生嘉靖己丑五月四日卒萬曆乙巳六月

月一日享年七十有七封公宗系具某公所撰墓誌中宜人本姓薛氏以耕織世其家大父某贅沈因蒙其姓居城南之濠有隱德父曰菊馨公亮繼娶於顧生一男一女一女卽宜人宜人生時父母感異夢故憐女甚于男難其擇配故及笄未嫁曰必得儒而才者菊馨公死顧與子雲居貧甚宜人曰吾母子之手足無恙願拮据爲米鹽薪水計兄但支戶外事可耳久之家漸溫蓋其閨處時卽能以勤苦振外氏矣丈夫子

二長夢庚甲戌進士歷仕陝西布政使司右叅
議娶莫氏封宜人先卒次嗣元戊戌進土工部
營繕司員外郎娶高氏吏部某官南州公某女
封安人女二孫男三庚出者汝弼汝霖元出者
汝睿邑庠生孫女六庚卜以今歲乙巳十二月
二十某日將奉宜人柩葬于封公墓側先期兩
月叅議公兄弟駕輕舟馳武林請所以不朽宜
人者於余余于叅議公雅故而繕部公之座師
陳公衡又余癸未禮闈所舉士也師以及師故
在武林時事余尤篤不忍却其請廼節約叅議
公所著行述誌宜人之墓且系之銘曰
爲婦不難而難於繼爲繼之難難於子之前後
不能並視雖有賢母能勉於大而不能不露於
其細宜人一之又能秉之終感其子兄而父之
弟而子之兄鳴於前弟克和之母也宜之我銘
其幽世世保之

明節婦吳母潘孺人墓誌銘

孺人有孫曰諸生彥淳向從余學治舉子業余

才之知其大母潘孺人之以節顯而未詳也已
余官白下而孺人物故彥淳以余同年兄安節
侍御之狀乞銘焉余不敢辭按狀孺人姓潘氏
世居宜興廟下里生而貞淑有姿首年十六歸
學憲頤山公時公致仕返里中矣以艱于嗣納
孺人居四年而子生學憲公喜甚日弄兒掌上
謂可以大吾氏無何遘疾孺人扶侍湯藥勞瘁
備至竟不起則引刀截髮以死自誓正嫡曰杜
宜人喻之曰若卽死誰爲撫孤且令先君有從
死之妾其徐思之孺人乃止會家釁作勢且岌
岌孺人壓於嫡計無可誰何獨有護視幼孤以
待其定惕衷苦腸卽至親左右有不及知者久
之公論明奸黨戢而孝廉君亦稍長能治經應
舉稱佳子弟矣孝廉君舉癸酉鄉薦孺人喜甚
曰撫孤教子此老婦職不足多顧今日稍有以
慰先公地下兒益勉之孝廉君唯唯益肆其力
於文章竟以數奇屢蹶且先孺人逝孺人哭之
慟曰老婦所以生者爲此一塊肉耳而今已矣

惟聖堂集 卷之二十三
雖諸孫滿前家聲有寄而孺人哀痛自若居數
年亦逝孺人失學憲公時年僅二十而大節皎
然以至白首式穀之訓延於再世孝廉君雖明
而未融而諸孫英英旦暮飛翻以光學憲君前
烈孺人實擁而培之詎不稱賢矣哉至其恪勤
儉素惜福貽謀在孺人特爲細行未足煩彤管
已生丈夫子一卽虬泉君其彥淳卜以某月日
葬孺人某里成先志也銘曰

有子而死死而安已爲子而生生又賢已生以
撫子死以哭子命則然已死而不朽其賴余言
已

誥封馮母曹淑人墓誌銘

曹淑人者吾宗贈大僕卿山東左叅政小山之
元配而太學生伯禮之母也太僕爲吾鄉才臣
歷仕俱有聲績能任事不撓可否尤長于治河
勞勩在徐淮間最著後阻膠河議忤權相歸再
起從故官佐漕竟以勒事死朝廷錄前後致贈
予誥蓋異數也而猶以不至大用爲公憾琅邪

太原二先生文章命代傳表其墓於公不朽侈
矣其後十四年而曹淑人卒時余祭酒南太學
伯禮致書且錄淑人生平以志銘請蓋伯禮以
舉子業事余稱門牆士者也志曰淑人姓曹氏
爲平湖巨族父曰鶴塘公某以通德博聞名里
中晚膺歲薦爲諸王教授淑人其長女而太僕
之父給諫公與公少相善也遂以淑人字焉淑
人生而穎秀動止有威自弱年已爲外家僕妾
所憚比歸馮年始十六明慧知大體不輕怒笑
坐立進止勁挺如山尤兢兢名分自淑人婦而
馮氏知有上下嫡庶無敢溷者馮氏遂平給諫
再世清白吏姑屠淑人以勤嗇佐之而僅給乃
曹則陳陳相因矣淑人曰奈何令大人憂而新
婦餘遂出資裝盡爲公家費屠淑人賢之始安
意從給諫之官而留太僕夫婦任居守時有堂
構纖委之事淑人繩之裕如家人無譁此豈少
婦才識所易辦哉屠淑人子三而太僕長屠淑
人死二叔尚總角淑人嫂而母之比徐淑人來

稱姑而兩叔氏亦以次受室淑人齒宿而嚴事少姑給諫公內不自安欲議析而淑人難之曰婦承姑分也奚論齒且兩叔娶而家分人且并議二媳姑徐之又三年而析淑人前後居二姑喪俱哀毀如禮太僕公筮仕禮部祠祭司主事進主客員外郎中在部五年而兩受制勅戊辰出補江西叅議駐節九江庚午轉徐州兵備副使有功於河三載遷河南叅政阻沕河議已復改山東而膠河之議起凡五任淑人皆從蓋大僕才大善揮霍淑人佐以鎮靜琴瑟韋賢贊畀爲多太僕夫婦歸自山東而給諫公業以病篤猶及含歛淑人從太僕公共襄大事哀毀秉禮如喪二姑時人稱其孝已太僕公再起原官佐漕中間家食僅十載而曹氏連遭三喪血胤中絕素封之業僅存什一淑人謀之太僕公與其宗老爲置嗣置墓墓田與所爲久其墓者蓋苦心極矣太僕公之最後卒於官也淑人聞訃於家泣謂伯禮曰而父居徐淮間最久忠勤在官

惠愛在民而宜速奉喪歸無久留留則以喪爲市如而父生平何伯禮唯唯喪旣歸淮之人欲追伯禮予賻伯禮欲無往淑人曰徃徃乃得辭賻而父在九江嘗捐俸置渡艘鄱湖中活人萬計今度可爲淮民利者以而父賻爲之旣勿玷而父清聲而又可廣而父死不忘民至意不其多歟伯禮乃徃却賻以葺淮安舊城癸巳甲辰歲編民蜂起而讐大姓始於吳興而波於攜李於是給諫太僕再世爲鄉人德者反爲刁逆口實而以寡母弱子當之非淑人平日鎮重應機卒辦立爲魚肉矣蓋淑人爲人端靜純一遇事能斷有丈夫之操不私其財宗姻遠近劑量周給不失其衷紀綱之僕屏息受約束惟謹母敢恣淑人之教也淑人以痰疾終於正寢得年七十有二子一卽伯禮太學生娶吳氏叅議紹女繼娶查氏郡丞某女女一孫男一洪景聘包氏鄉進士世杰女世杰母淑人之姑也伯禮美才積學飛翻可待當有以慰淑人地下矣先是淑

人命伯禮爲太僕公卜葬地得吉壤於武林徐村將治兆淑人曰須之至丁酉秋趣家人急治兆諏日日者以今歲戊戌冬十一月四日乙酉報淑人忻然今遂爲合葬期銘曰生乎享夫之榮也死乎從夫之兆也三年待而一日合何其巧也幽明唱隨式相保也徐村之山麗而峭也左江右溪潛光耀也東望樵李神往來也玄宮鬱鬱永勿摧也銘之者誰宗人開之也

胡母范孺人墓誌銘

范孺人者前雲南按察司僉事餘姚胡君時麟母也胡君癸未成進士余時分典禮部試出余門雅知胡君有兩尊人在省侍無恙胡君性沈毅善讀書腹飽萬卷下筆爲古文辭爾雅具西京風骨然嶽嶽強項不善詭隨卒以此忤世翰林不可出爲給事給事不可出爲僉憲僉憲不可屏之遠方遠方不可竟歸矣然胡君所以立自在通塞命也謂胡君何於時胡君新喪其母

孺人葬期迫甚遣書乞銘於余余不忍辭也按
狀孺人姓范氏慈溪鳴雀鄉人笄而歸梅源先
生爲繼室事舅樂園公與繼姑陳陳性卞急不
色假孺人曲事之婦順蚤著梅源先生治經生
業甚苦名高而家落孺人拮据佐之事親或兼
珍而身不免饑寒矣辛勤數十年竟胡君顯無
怨言德色人稱曰賢初胡君讀書翰林梅源先
生尚在與孺人俱就養京邸寓舍庠隘會暑熱
孺人取涼臥地濕入膚冬又大寒納火衾中以

臥已手足按火處皆成瘡漸潰墮其左食指小
指又十載胡君在雲南居大理衙舍室人偶出
墮指胡君見之泫然淚下將具牒乞歸而吏議
隨及未至餘姚一合家童來迎知孺人病且不
起舍舟僦騎夜歸幸拜孺人牀下又數日而瞑
壽七十三嗚呼以孺人之賢胡君之孝而竟未
及沾一命以死報慊於德君子惜之二子長卽
時麟娶龔繼包次時鳳娶岑七孫以本年秋七
月二十六日丁酉葬於龍泉鄉竹山之朱家灣

快雪堂集 卷之五
與梅源先生同兆銘曰
請泉嶺竹山之朱平
嗚呼孺人生於范適於胡所天積學韞而未沾
有子鵲起青瑣石渠如矢如弦一節以趨嗚呼
孺人生也拮据一命未沾天爵有餘龍泉之鄉
葬從而夫土腴泉甘萬年其居

快雪堂集卷之十六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墓誌銘

吳母孫碩人墓誌銘

碩人蓋余友吳伯霖之母也伯霖高才生與黃
孝廉貞甫名相伯仲篤氣義工文章以騷雅自
命姿狀秀偉雖偏明而神照獨發映奪流輩余
居武林晚交黃吳山水探奇齋閣雅談兩君未
嘗不在伯霖又善飲習吳語清言竟日傾釀秉

燭其常也今歲春三月伯霖母氏春秋滿六十
伯霖捧觴上壽罄焚膏之資佐以生徒修脯治
十日酒娛樂賀客余甚壯之蓋未幾何而母氏
物故伯霖儼然衰經矣賀者在門吊者在廬豈
虛哉伯霖手母氏狀因貞甫乞銘於余余安敢
辭碩人姓孫氏諱婉言世居錢塘之江干稱著
姓父古塘君恩母趙生碩人最長而賢將謀適
而難其配孫吳故隣居相習也中洲君爲吳氏
仲子諱銳生孱弱善病年二十六始卜婚且家
世賈服業又中隳且年齒十年以長戒妣氏無
過孫而古塘君居恒多中洲君孝友醇篤心獨
許之授意妣氏遂委禽焉碩人孩幼卽閑禮法
性純孝母趙早世事繼母徐如父善徐所出妹
若弟如同生而徐育碩人亦不減已女碩人幼
不習女紅獨工書筭好觀史善知古今成敗旣
適吳事舅若姑如父母事中洲君交相敬如賓
吳旣業墮所居僅一椽碩人出簪珥爲置新居
稍敝方爲理生計不三年中洲君之長兄南洲

君鑑物故婦陳嫠居藐孤纔三齡又三年姑逝
又三年翁逝中洲君以脆質經多故未四十而
病轉劇奄奄一息耳碩人外秉筦鑰馭臧獲謀
生計而內調粥糜視醫藥翼護中洲君惟謹稍
健飯居中洲君於吳山道宮家僮日十往返問
起居劑嗜味歷三年中洲君始復故而資斧亦
告罄矣於是謀鬻新居與叔氏瓜分之而以祖
遺一椽屬三歲孤乃挾微資奉中洲君東遊華
亭中洲君病後不任煩劇生計一以委碩人碩
人心計手擘指揮紀綱之僕業用烝烝起凡居
華亭十五年而所治產足支昕夕碩人曰可以
歸矣吾不忍以錐刀易首丘也卽點檢生業噐
物藉而命向所撫三歲孤者掌之而歸營宅於
杭旣落成召親賓歡飲咸賀中洲君曰君夫人
筭而丈夫者是年秋中洲君與碩人俱病疴中
洲君竟不起碩人年四十五稱未亡人所生子
女六存者惟長女少男少男卽伯霖也碩人御
子女嚴侍食兢兢不敢迂視稍跳躍正色呵讓

不少假伯霖少有慧性能綴文讀古書丈人行
多樂與之遊碩人日擊鮮治酒盛爲供張令遍
遊諸名士在華亭武林皆然課讀必至丙夜經
師校藝必索觀批詞小不當輒加誚讓何不日
進乃退耶以故伯霖益奮於學壬午補郡諸生
乙酉食廩學使者試輒高等四方脯修日至戶
外屨滿碩人喜且悲曰恨不令而父見而冠側
注作經生祭酒也於是伯霖名益高賓客日益
進而家日益耗碩人日拮据不休去歲甲午伯
霖蓋四舉不售慷慨跪請願以身督家政無遺
母氏憂碩人涕淚不止曰吾爲而家婦以十六
年侍而父病有生死之憂以三十年課而學有
成毀之憂以二十八年嫁而姊有離合之憂吾
日履悲愁中以老豈欲自苦吾視而廓落有志
政不欲以細務相溷庶幾見而樹立慰而父地
下耳伯霖固請則以室中事付嬾經紀而身率
先僮僕勞苦如平時曰吾自習此耳碩人生平
守禮法知大體處人馭下真誠坦素不爲貌飭

苛求尤好施與遇人有恩故人咸樂就之其在
華亭待以舉火率數百千指咸陶然得所既還
故里日迎母徐及姑姊妹於家去則以甘脆餽
遺殆無虛日姻黨或貧窘自匿而招來周恤獨
至護人困阨如身被創惟恐其不早立也或得
方物海珍必分餉親黨務令周洽終不以一甘
自私伯霖兩娶婦必擇儒家女人有以奩資餌
者悉謝絕雅不喜尼師晚年齋居課佛稍進一
二愿朴者然其慈儉惜福居心平等則天性故

然非以佞佛希福田者賢矣碩人豐頤彊質睛
色炯炯法應享上壽而竟止於六十有子如此
而厄於遇合竟不及沾一命爲孝子終天之痛
傷哉子一之鯨伯霖其字府學生娶鄭氏王氏
女一歸夏汝洲之鯨卜以某月日葬碩人某山
之原而某爲之銘銘曰

懿慈碩人婦德無愆翼夫於病興家於遷有子
則賢而一命之未沾嗚呼生旣酬首丘之志死
宜卜萬家之阡

任母葉碩人墓誌銘

任子元忠伯方故松江之青龍里人父雄於貴以避役徙居錢塘著藉焉而伯方遂登壬午鄉薦雲間困於產而杭困於坐食伯方兩承其敝以故自富趨貧卽稱孝廉而無解於貧蓋雲間寡孝廉稱貧者初伯方領薦上冢故里里中羣兒爭入券頌爲舍人舟車導從甚都歲餘悉散去伯方好修杜機足稱雅流使之挾交課子母何異使馬捕鼠爲孝廉十有七年而貧自若卽

居雲間何益然余之重伯方以此伯方之父墓茗水茅順甫先生嘗銘之而母銘問余余旣重伯方遂不得謝按狀碩人姓葉氏吳江人見川公諱室之繼婦也碩人之大父昇與見川公之父會川公穆俱娶於陳碩人以姊之女孫適妹之子不爲嫌者以父養自他姓故碩人少見川公十有七歲性明達能心計善佐見川公什一家日起積產至千金已困於役遂徙杭千金之產日耗家用不足碩人脫簪珥繼之而又不足

遂大困會伯方以諸生應鄉舉歌鹿鳴而歸時
兩尊人尚無恙喜可知已歲辛卯見川公卒又
六年而碩人亦卒竟不迨伯方一日之祿養傷
哉見川公性莊家人無敢忤而碩人以和易濟
之委蛇曲折調之於平卽有小嫌隱忍以全大
體伯方兄弟同居始終無間碩人之教也碩人
內外諸孫男女幾四十人饑劬痒痾用恩如一
有均養式穀之義焉碩人天性慈恕最信釋氏
罪福因果之說晚歲修持益虔日課佛名以十
萬數無何卧病遂斷葷血凡二十日而終春秋
六十有四子三長元忠初名矩觀舉人娶葛氏
次修觀娶陸氏繼胡氏次玄觀娶張氏女二適
陸鳳鳴張兆科許秉鐸獨季在耳孫男十一人
孫女十所娶嫁聘字俱名族元忠卜以今歲己
亥二月某日奉碩人柩啟父壙合葬焉而司成
氏爲之銘銘曰

母於任生於葉自雲間徙杭越始素封至折閱
紛變態惟一節生令子采芳潔月桂峯藏爾魄

朱芾來賁同穴作之銘垂不滅司成氏筆爲舌
賀母鄒孺人墓誌銘

孺人有子曰中書舍人彥登於余有門墻之契
孺人之賢而宜其家余故習之孺人之卒自甲
午至今九年而始議葬彥登躬謁余于武林乞
銘焉余不敢辭會余有遷葬先人之役奔走苕
溪山中累月彥登索之亟曰日月迫矣吾子其
無廢諸余唯唯按狀孺人姓鄒氏爲餘姚甲族
其父太醫院判練籍於京師而生孺人孺人年

及笄歸澹菴公某時澹菴公郎刑曹才孺人以
家政屬焉已澹菴公四綰郡符周旋藩臬宦轍
幾半天下孺人皆從澹菴公以爲非孺人莫能
宜我而孺人則非特能宜澹菴公兼能宜澹菴
公上下以故內譽鬱起人無間言澹菴公先娶
鄧安人黃宜人所生凡六子而孺人所出獨彥
登人謂澹菴公必愛憐之有所私而孺人勸以
退讓居讓其祖址之合堪輿法者產取其磽瘠
者澹菴公以此益心賢孺人澹菴公雖處素封

而孺人特儉朴衣不純帛課女奚績紡不休常
以身先之有餘則以飭道路橋梁道釋之居不
吝傾橐誨彥登及三女最嚴婚嫁之資出自銖
積自辛卯失澹菴公卽絕葷血屏居齋誦以終
春秋四十有三彥登娶餘姚中書舍人謝用樞
女女長適餘姚庠生鄒明俊次適金壇庠生于
玉全次適武進太學生唐穎娶若嫁在餘姚者
半孺人之志也

周母王宜人墓誌銘

周母王宜人先馬湖府同知東巖先生諱某之
配而余仲女成之姑也仲女歸周時宜人春秋
已滿七十余以婚家屢請見宜人問起居宜人
先病腳軟間從扶掖而出不能拜起然舉止靜
裕神明不衰應對鑿鑿無煩辭余心敬之宜人
自失陳氏婦復秉家政親米鹽拮据無少休仲
女惟朝夕寒溫侍匕箸而已宜人居恒事佛晨
起必焚香瞻禮祝讚踰時然不及私及老益甚
畧能勝酒夜必坐子婦其旁盡一壺或至夜分

語其少壯至今所歷苦心事疊疊不休余謂仲女汝年尚穉而周郎大志未就不免以家政憂老姑如天之福老姑長年幸甚豈謂宜人之遂棄而子婦耶仲女事宜人自丁亥春二月至巳丑秋七月首尾三年耳傷哉於是宜人葬有日諸孤紹祚等述宜人生平以不朽之事請余不敏然豈敢辭按狀周氏之先泰州人佐高皇有軍功受剖符之賞徙留都再徙錢唐嘗蒙譴於文皇故其事不欲傳錢唐之周氏至馬湖公六世矣馬湖公爲人倣儻有大志行在儒俠之間而扼於位其詳載陳方伯先生誌中不敢重述述其配王宜人宜人爲昭信校尉王公諱某之女諱某母仲氏生四男七女宜人最長七歲失仲依諸母性嚴重不苟訾笑以故不爲諸女所憐愛與其同出弟洪獨單寒當議婚時諸母或陰屬媒氏惟恐宜人得善婚以周氏貧馬湖公二十未有立故宜人字焉又四年馬湖公舉丁酉鄉薦其明年成禮時舅一峰公繼姑黃在堂

俱稱難事姑王遺一叔一姑皆幼叔又殘疾宜
人事二尊人飲食必躬調晨昏問安不惟謹卽
有不堪怡色承之益恭而善字叔及姑曰嫂寔
母也馬湖公喜交遊不問生產喪馬休休恒若
貴介公子宜人所爲事舅姑酸醜曲折之狀或
微知之而故不問宜人竟不言益心敬焉舅氏
亡佐馬湖公喪之如禮獨奉繼姑以居時歲儉
叔死姑嫁稱多事而馬湖公在京師宜人殯之
嫁之口不厭糠粃而構甘旨進繼姑繼姑初心

疑微覘之信感悅終身馬湖公艱於子先舉一
子一女俱不育乃爲置二偏未幾宜人舉丈夫
子卽祚後三年偏舉胤宜人視之如已出親收
養之分臂兩兒卧不得死轉爭相乳有傷痕馬
湖公六上公車不售謁選得新興令以宜人行
一年當上計會父王公至官舍遂以宜人及二
子歸王至廣信倉卒病死宜人捐私橐百方構
美柩含歛如禮以歸其明年馬湖公之官宜人
辭不行再置偏以往又當大計而舉箕抵家始

彌月宜人迎見喜甚畜之如胤馬湖公擢守潁
州以宜人行最後轉馬湖念蜀道險遠委宜人
三子而身之官時祚九歲胤六歲宜人教之坐
立拜起令從嚴師同舍生必擇溫謹者勿令與
里兒羣馬湖公罷歸宜人手祚胤前曰君命我
教子今何如馬湖公曰幸甚馬湖公歷官幾千
金俸以好施喜事不十年畧盡至爲祚胤娶婦
強半倚宜人私橐後娶箕婦亦然馬湖公營新
居斯如里供張器用甚設一夕燬家自此絀而

樂施如故宜人盡以所積息錢佐之宜人狀貌
甚偉面如滿月孝慈節儉出於天性慷慨有大
節父王公每恨其不爲丈夫子馬湖公或有大
事就宜人晝井井無失計御妾媵嚴而有恩愛
子孫不爲姑息以勤與儉率家人有隙地尺必
令種蔬菽織紵浣濯必身先之不及事姑王遇
忌日設祭必盡誠敬哀思不已至於下淚以爲
常翁沒設祭亦然性不喜綺羅御布素不異里
婦有市珠玉錦繡奇巧物者謝遠之曰老婦不

習也非春秋展墓足不履西湖兒子輩或出游必詰其所與遊何人得良朋勝流則喜不則怒切誠再三所施三黨之親必先夫族待而舉火者十餘家姑王之母死資殯之有姪爲之娶生子名曰承宗以延姑之宗也姑所出小姑嫁宋氏者遭事失所而多子女馬湖公周給有差而宜人復從中餽致米鹽雜物無吝容德色弟洪之婦早世遺一女歸郁氏其家始巨萬十餘年忽貧不能自存宜人亟資遺之不以獨累弟伯母楊老而孤寒錄養之家同起居者十年其施遺三族皆此類也所居豐寧里宅隣火所震筭金百爲內親某者竊去得實將聞之官宜人亟止之曰其大母善育我以報之遂不問馬湖公令新興時盜起治兵宜人積薪庭中曰敗卽焚我幸而勝馬湖公晚年得末疾索逋者迎門宜人棄千金產抵償之曰不以重息累兒輩其慷慨知義而能斷如此比歲大侵宜人率家人噉粥祚跪請母老矣家卽貧奈何令母粥曰彼亦

人子甘苦共之尚有不能粥者安之無逆天意
嗚呼若宜人者可不謂賢智婦人哉宜人後馬
湖公七年春秋七十有二某年月日與馬湖公
合葬某山之原子男三紹祚已卯舉人娶陳氏
馮氏紹胤府學生貞娶賈氏翁氏紹箕娶朱氏
孫男三孫女六所聘字俱名族銘曰
嗚呼宜人行潔志芳事舅姑允臧相夫惟良教
子義方七十二年既壽且康一丘之藏某山之
旁從而夫相羊山鬱而蒼木華泉香爾子孫其

昌

江母張孺人墓誌銘

張孺人者諱某四江生鍊鏘鏞鈇之母而芝麓
先生諱某之配也孺人稱未亡人者十年所而
能訓四子皆彬彬有立而孺人之賢益彰余故
識四子於西湖放生社已而執業於余一再評
其文知爲江氏千里駒無疑無何張孺人沒四
子儼然衰絰中矣會余有故里之役四子乃介
其再從兄中丞公尺一追余於鴛鴦湖中再拜

稽首以母孺人不朽請余於中丞公同年兄弟也又憐四子之孝不敢不唯唯按狀張氏之先爲洛陽人仕宋護蹕而南占籍錢塘錢塘之張至冢宰恭懿公而大顯孺人實與恭懿共祖誠齋公綬父應禰再娶蔣氏而生孺人實季女也孺人幼柔惠習家訓選配字芝麓公六齡時父避禍寄帑他氏他氏婢幼孺人發篋竊金孺人故了了然不言或問之曰寄食於人而明其婢之竊非厚道也其警敏如此十三失母哭盡哀

隣人不戒於火勢且及或呼之走孺人曰母柩在堂將安走也寧俱燼耳俄而風反火滅年十六歸江氏時倭患作奩具盡失父謀更置孺人亟止之曰見以荆布行奚不可而憂大人耶患不能婦耳於是翁祠部公姑劉宜人俱在堂治家以肅稱難事而孺人兩宜之事芝麓公雖燕見如賓焉自奉甚薄而上食尊章必致其豐潔時享宴賓客爲具必躬必親以昭忠信中外嘖嘖稱爲賢婦祠部公沒事劉宜人益謹無何芝

麓公卽世屢欲自裁以殉所天劉宜人曰子亡
養我育諸孫恃有爾在柰何效小節而遺老婦
憂於是孺人投淚而視甘毳撫孤幼如常時比
劉宜人以天年終四子咸青其衿且相繼婚娶
孺人喜曰老婦今者可以見先夫地下矣孺人
素善病自稱未亡人卽却藥餌不服諸子或勉
進醫則據牀起曰未亡人以亡爲幸不亡非吾
意且吾婦人而令男子診吾脉甚念古人斷臂
之義能自安耶強之再四終不能奪以至于死
孺人天性孝友事兩尊人養生送死曲盡誠敬
日操作以佐芝麓公讀書不給卽脫簪珥無吝
中饋之外不與外事然無不了了壬午之役狂
民逞於道人相驚避孺人曰此屬將自斃且吾
婦人足不踰閫將安避也俄而相戒曰寇至矣
孺人笑曰賊豈入寒士之門幸無動已果然城
中相驚以黑青夜擊鉦鼓相守孺人令靜臥終
無他其明識如此處妯娌以和尤善解紛孺人
在卽人人歡悅愛猶子如已子卽猶子愛其媻

如母也治家無嚴聲勵色而僕妾憚之甚於威刑閉影壺內非大事不窺中堂小人受役于門庭者或數十年不但希見其面卽聲高下不習也晚年嗜佛嘗默坐一室時令家人贖放魚鳥曰吾非貪生天福憐其無罪就死地耳四子入蓮池老人放生社亦孺人意然孺人雖嗜佛而巫祝師尼未嘗窺其戶與人無高下處以謙和而牙媪女伎之流不妄延之入其嚴正又如此嗚呼賢哉春秋六十有二子四長鍊娶鄭氏衡府長史某女繼鍾氏次鏜娶錢氏俱郡庠生次鏞娶孫氏次鈇娶李氏繼李氏俱邑庠生女三孫男三世善士泰世安俱鍊之子鍊等擇以某年月日奉孺人柩葬于某山之原銘曰女於張襲芬芳婦於江孝爲章生四子名則揚作銘詩識不忘

懷母張碩人墓誌銘

故河間守海鹽陳大夫晚生慧男子五天其長自昌慙而下俱師事余最幼爲昌明昌應母曰

張京口人也在家以婉淑聞笄而事大夫大夫
諱所學自夕郎拜二千石守河間甚勤其官忤
直指使者罷歸自傷中讒促其遠馭作一笑生
傳以鳴其奇其詳具某公所爲志中碩人性高
潔通書史尤嗜佛書虔禮誦喜施舍事大夫二
十年琴瑟甚諧生二男二女生平甘淡泊寡言
笑坐臥一小樓聲不出戶外佐大夫劑家政內
外井如臧獲有過軟語誨諭未嘗呵罵督昌明
學頗嚴後大夫一年卒昌應尚在襁褓卒之前
夢大夫呼已又髣髴見金色巨人導而前遂面
西坐逝萬曆某年月日也春秋若干子昌明庠
生娶海寧居少卿守女昌應庠生娶同邑王舉
人某女女二孫男一孫女二碩人卒後若干年
始克葬銘曰

嗟碩人族京口躬窈窕事陳守產雙珠昌爾後
善爾歸佛授手錫之銘永不朽

程母葉孺人墓誌銘

葉孺人者今餘杭令新安程侯之母也程侯顯

而母孺人沒久矣程侯顯而母孺人之教始彰
母孺人之教旣彰而程侯之痛彌深傷哉乎孝
子之心也余旣獲交于程侯又傷程侯之不及
祿養爲志孺人墓曰按狀母姓葉氏諱某出雲
莊葉氏父曰前山公某孺人生而婉變端靜通
孝經內則長學于里中江氏烈女益閑禮度自
少不苟燕處無褻容十九歸程贈公某夫已氏
當戶基新婦良甫一月卽令析爨以難孺人孺
人勿難也俗彌月出謁宗長者必卜吉夫已氏

故爲擇月之晦與辰之破贈公不敢不唯唯若
勿省也者孺人亦若勿省也者而安之當是時
王舅王姑俱蚤世而當戶儼然稱舅姑者則庶
汪與二庶長伯也孺人不違靜好曲體贈公之
意而加之以共蓋若不知汪之非姑與兩伯氏
之非舅也者詬誶煩寃此伏彼起聞者猶不堪
况身當之久之勃谿者平反脣者媿爨分者復
合更交口而譽孺人才且賢矣孺人旣調錯迂
之人情而安之復以餘力安贈公于讀誦已贈

公藉爲諸生禱於文昌生程侯分婉報楚四十日而安贈公坐是違試期免諸生藉贈公少負奇攻苦謂青紫可立掇至是失意怏怏孺人從容勸曰窮通命也且斥不以文何害指懷中兒曰繼君志者其在此乎因更名侯曰汝繼程侯嘗云意一歲時憑几讀書戲毀几簾孺人大怒破盂相警謂萌芽之勿剪他日尋斧柯矣于是侯日就馴謹以至成立孺人脫粟大帛終身不厭至祭享賓筵與侯長而文會徵逐見者不知其非素封程侯初婚汪嗣婚詹吉凶禮俱裁于孺人贈公晚歲多病溫涼饑飽非孺人劑之不安蓋宵衣侍者幾十年所贈公之逝也孺人一慟絕而甦者三幾從之矣悟曰昔人謂死易立孤難吾爲程氏婦亦勉爲其難者遂強起治喪如禮然終以積勞成癰瘼疾程侯之未顯也郡守山東徐公某實知之延之家塾程侯念孺人疾難之孺人曰男子志在四方士非名山之遊則胸中俗氣不汰吾尚健七箸若勉行無慮我

程侯始行不踰年告歸省侍孺人尚無恙自是三四歲以藥餌牀褥俱後竟不起孺人女德純脩復明晰事幾宗有大疑大紛無不就孺人取平者常爲兩宗人寢一事所全活四人終不令兩家知噫孺人其并而丈夫者耶孺人沒九年而侯舉丁酉鄉薦又四年成進士治餘杭有惠政享年六十有三子一卽程侯娶汪繼詹女一適詹明經孫男二長學心邑諸生娶汪次得心娶詹孫女二長字葉鳳翀前山公之裔次字俞弘熙曾孫男一履繩孺人以甲午葬兔隴之新阡而婦汪附又十二年始有銘銘曰
子之良也母之成也子之顯也母之聲也祿之不迨也天之爲也程之昌也母之爲也兔隴新阡姑婦從也錫之銘詩耀無窮也

吳母孫孺人墓誌銘

吳孝廉士熙有母曰孫孺人賢母也孝廉之父石山公始自海陽歸徙居武林而孝廉以六館生徒出余門以故習孺人之賢而慕焉今歲長

夏孺人以壽終余往弔之又月餘孝廉介其族
兄邦楨長跪請曰母氏窀穸有日願先生惠之
銘以賁地下余唯唯按孝廉狀孺人錢唐隱君
子孫秀之女母洪生而婉靜不妄言笑少失父
養嫠母以孝謹聞及笄歸石山公石山公業室
汪孺人於海陽矣而賈於杭內政悉委之孺人
且命諸子母之孺人撫以恩禮諸子帖帖受教
令靡敢不莊臧獲無譁中外肅然石山公用是
得一意賈事以裕其家石山公行醮於越隣有
次孺人獨持書契一篋行曰有此足矣他物易
辨耳石山公歸嘆孺人有識其從石山公歸省
也姑氏泊汪孺人甚安之孺人曰吾必留此奈
何以老姑獨勤汪孺人留數月汪孺人強之行
乃行歲時問遺相屬于道每對諸子念姑氏汪
孺人不休至於墮淚以爲常石山公課諸子嚴
甚每督過伯子孺人見色不怡輒從旁長跪謝
教訓無狀至意解乃已伯子服食令加諸子數
等所須必給曰此家督豈同常見伯子至今言

之輒流涕石山公疽發于故里孺人心動亟馳之未到一日而訃孺人毀不欲生已而悟曰我死汪孺人必繼之誰事老姑撫諸子死家事數百里外者公不瞑矣於是進諸子矢之曰我所不能從而父地下徒以兒輩兒輩不能成名克家吾他日地下何以見而父宜各勉之於是挾諸子還武林時諸子俱幼長者僅弱冠而里豪垂涎橐中金將起大役困之孺人傾貲竭智以捍之其謀始寢吳氏得安枕諸子相繼成立孺人之以也蓋石山公性卞孺人每濟以寬收韋絃之益至課教諸子特嚴稍不度厲色譙呵繼之視業有加溫言獎誘殷殷至已晚見士熙登鄉薦喜曰吾忍死以待今日然孺子益勉之吾所望以慰而父地下不止此耳孺人爲人慈仁明慧識大體石山公晚年喜賓客好施予孺人實從史之或不足脫簪珥棄資飾以助成其意自奉甚薄無兼珍重綵稍有餘積必輦致故里爲姑氏汪孺人壽姑氏汪孺人相繼卒哀毀喪

快雪堂集卷之十六
葬如禮歲時享祀必致豐潔諸子女相繼婚嫁
煩費蕭然強奴乾沒家稍稍絀孺人不以屑意
曰貧何足患患諸子不立耳人有小善津津喜
談至聞人過掩耳不入常以此戒諸子可謂賢
已春秋七十有二石山公七子士學士皞士彥
士英爲汪孺人出而孺人所出三子士熙娶汪
氏士章娶馬氏士鷗娶郭氏女二孫男十一孫
女十四士熙等卜以其月日奉孺人柩葬錢塘
縣某山之原銘曰

母而賢以子聲子而賢以母成惟孫孺人旣淑
且明以保爾後生宜錫之銘

快雪堂集

卷之六

七



